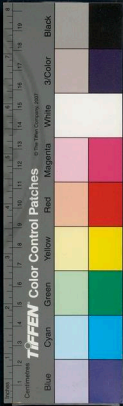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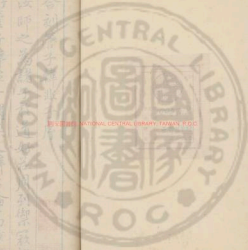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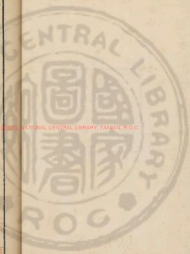


合刻子集卷之六  
法師之著述  
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  
結撰之大旨遠者出人意表而通者能發  
人之所欲發於而不能發願獨管子韓非  
子不意行世即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誤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汝師之為諸子於道好在周列禦寂於術  
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  
結撰之大旨遠者出人意表而適者能盡  
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顧獨管子韓非  
子不甚行世即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



讀之使人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度之高  
閣於是悉其贊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窮  
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  
序之世貞曰唯唯夫敬仲欲存糾在齊不  
得改而縛於小白卒相之為天下萬世榮  
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改而走秦卒受傑

為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  
奚啻隔霄淵雖然二君子者其始寧不  
欲出奇推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  
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  
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仇敵甘心焉而  
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



而有相有僂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  
之霸心發則穰合穰合仲不得不重秦并  
天下之形成亡所幸非而非以并天下說  
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炫功則梳不  
合梳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  
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

今夫始皇者固暴僂嗜殺人也然其明智  
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  
間非而立僂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是  
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漳  
楚北漳戎狄蠶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為周  
屏翰天不欲碩果韓芽五國弁而授之秦



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度繼仰藥而不之  
恤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  
也李斯者助天為虐者也非能為虐者也  
然則管子與非子材班乎曰惡乎班夫管  
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昆父子皆聖辟其  
用國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渙之變管子

之昆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  
方勤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  
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齊不管子  
不為霸國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  
四維辨心術亦寧無敬怠義欲之微旨一  
二乎哉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



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  
功者非子之所為言雖鑿々衡名實推見  
至隱而其伎殫於富強而已秦不用非不  
害為并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  
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  
亡夫并天下之与亡俱等亦安所事非子

是故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  
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  
鉅卿也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筆之稷  
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辯而嚴  
肆而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疎  
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叢其蓄而鳴其不



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者也能以  
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  
之左準右繩差不類然何至擁名法家苛  
察繳繞又若惠施公孫龍之汜濫詭諄哉  
其言各十餘萬而贏度不能無傳而小有  
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傳益也吾故曰不

殊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而極於  
宋韓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  
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絀老子故  
浚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  
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  
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



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  
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  
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過遼小不  
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葛  
爾之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  
之所為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

世思哉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  
鷄者以味薦而已矣

後學廬山人王世貞撰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  
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正十篇近世  
所傳往々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  
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  
立氏其大車僅完整而白字復多紕錯乃



為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闢其疑不可  
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  
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  
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為權謀功  
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  
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

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  
去隆古洵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  
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  
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  
法制之綱縵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  
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



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  
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  
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  
賂苟必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  
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  
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

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  
富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  
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  
獸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  
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  
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



其說所謂參國為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  
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  
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  
亦與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  
並及於魚鹽鍼鐵六園府之舊章也他如  
五勢之准諸說不過積餘歲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呂率  
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嚴其故一更之為  
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  
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  
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



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胷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蓋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

仲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適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



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  
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竅亦  
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  
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恃周也當太  
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  
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答之曰

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  
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  
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  
歸齊一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疆  
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  
無所昉襲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



降而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

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愚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曰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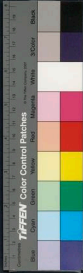


管子  
序  
萬曆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管子序

楊忱撰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  
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  
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  
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  
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  
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  
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議





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  
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  
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  
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  
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爲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  
論夫桓之爲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爲論陵中國  
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  
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  
論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

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  
之不幸桓之蚤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  
不幸管仲之蚤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  
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  
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  
政令豈王者息怒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  
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  
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  
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



管子序  
十三日序

管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  
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  
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  
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  
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管子者賴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  
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  
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因鮑叔薦管仲管仲旣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吾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旣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虔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養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  
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  
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  
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  
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上

讀管子

張嶠巨山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鼂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  
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  
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  
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則未  
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  
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  
責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



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  
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  
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  
以爲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旣雅奧難句而  
爲之注者復繆於訓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  
世傳房玄齡所註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  
己未乃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  
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  
及參以經史訓故頗爲是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

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旣又取其  
間奧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  
業焉

管子文評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事數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

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

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  
祐指畧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

管子

管子

二

二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LIBRARY, TAIWAN, R.O.C.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強又頗以禮義廉耻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為五霸之感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蠶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傅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納紕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詭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歷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瓊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標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  
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  
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  
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  
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  
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  
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  
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襍重複似  
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  
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斷隱語以爲怪管子  
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  
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  
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  
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  
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  
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六第皆可



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  
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瓊屑甚矣未必皆管子  
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  
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癸臨戒戒勿用堅刁  
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  
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  
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  
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

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  
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  
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  
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  
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  
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  
以此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主交其後  
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  
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  
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  
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  
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  
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  
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  
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  
倫厥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  
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

辭

張嶧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曰心上下內業諸  
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文評卷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為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說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為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



續所註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  
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標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貞宥作侑況作  
兄釋作澤此類其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  
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  
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爲  
之註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

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  
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  
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章至更端處皆別爲一  
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  
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  
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  
訛襲謬標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



熒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外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兵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問乘馬第七十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執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率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



管子目錄終

管子卷第一

唐司空房玄齡註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 國領 四維 四廟 十經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守在倉廩

食者人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處

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管子目錄終

管子卷第一

唐司空房玄齡註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 國領 四維 四廟 十經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守在倉廩

食者人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處

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先王先君之舊法。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常。常當為義。上無量。則民乃晏。文巧不禁。則民乃淫。淫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華。文巧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見能明此法者。則窮。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禪禪。祇祀。異也。山川則威令遠聞。

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

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廉。廉。不蔽惡。隨蔽其惡。非貞也。耻不從枉。說。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廉也。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



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  
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  
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  
勞勞人必謂之憂勞三擊若然能富貴之則民爲  
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  
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  
其心畏意服心在於刑罰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

今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  
四欲則速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  
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  
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謂竭也藏於不竭  
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  
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  
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  
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

此句與前  
句同  
此句與前  
句同  
此句與前  
句同

此句與前  
句同  
此句與前  
句同  
此句與前  
句同



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不爭也。故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關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也。欺民之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

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

言有家之親斥以為鄉之

同此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

一親以鄉為鄉。二親以國為國。

三親以天下為天下。四親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

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親，遠者必不聽下同。毋曰不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耀。臣等謹將。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與之從。若君求之臣已。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懼之。法。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法也。言堂室事而令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

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其固守應敵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差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隔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欹危者勢必傾側矣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則不涸與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怒怒不及也無方也無方所貴有以行令

賤有以忘卑賤而行今今乃行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受

名必運必運運行也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桐器也君人者但抱持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鴻鵠鎔鎔唯民歌之感德濟濟多士殷

民化之紂之失也紂之失飛蓬之間不在所窟飛蓬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燕雀之集道行不顧飛蓬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辨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儀牲牲圭璧不足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儀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



有素有幸則諸侯不敢  
弭實玉幣幣河所為子  
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造父之取貴其軍容致遠不在  
美仲之巧貴其九車以敵不在  
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  
也遠使無為所以遠使方也親  
故獨有平原之隈奚有於高  
大夫小善不成大山之隈奚有  
其小限不成為深喻人有警衛  
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肯也警衛  
賢警衛也如此譴臣者可以遠  
之人則親大邦也

言行者可與顧憂者可與致道  
國之速也顧憂者可與致道  
於通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  
者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  
鄉遠禍敗尋至則受及之此舉  
人親近相之令去不須召也舉  
長利衆皆見裁大者衆之所比  
之故曰遠見裁大者衆之所比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  
我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  
莫為疑動言必得應諾如小謹  
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小謹  
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  
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  
若天地之無不容載





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

此亦仁者見之謂之智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也 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

此則君子體斯道也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道者均被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無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

持滿者

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

雖安必危

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

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

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

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

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

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

言人以生棟能令舉至覆屋但自祭而已不敢怒及

他人至弱子下瓦所值不多慈母操筆而怒之

輸人主過由已作彈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怒之

也 天道之極遠者自親

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

之起近親造怨

人幸則愛惡相攻也萬物之於人也

無私近也無私遠也

故有近親造怨也萬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

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

萬物既無私於人也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

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

卷一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親親謂情也言烏鳥之性多情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賢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特後而交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之德然見而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忘故彼不報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

卷之二

不威自媿之女醜而不信末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矣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允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太

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

長無長則無所率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

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

取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

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

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

得也以益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皆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

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

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欲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

民力竭矣賦欲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今不行

矣下怨上今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

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

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若惜之也無以畜之則

往而不可止也往謂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

也人諱留處無畜使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去則有以畜之

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

微微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



六卷一  
十一  
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  
既信則所不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  
而從教不敢爲，見其可也。喜之無微，見其不可  
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  
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  
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敬教人在上，  
必中自行之，以先於  
下。審度量以開之，所以防閑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  
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  
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  
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儉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  
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然而是以臣有殺其  
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  
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  
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  
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  
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  
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  
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



幸。故雖上不力多許，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發本業，則野與市爭民。野與市爭民，則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金與粟爭。金與粟爭，則鄉與朝爭治。鄉與朝爭治，則官各務其職。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

可得而官也。

二者謂野與市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

特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

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

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

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





貨財上流若拒重之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所以  
聽其繁織此之不為輒言人事男女無別則民無  
婦人之性營故賞罰不倍矣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  
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  
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  
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開欺開隔也  
欺而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則百姓  
與也疾然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  
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

也上恃龜筮好用巫覡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  
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  
也若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有獨王者謂無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  
足之費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

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一樹一穫者殺也一樹

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一樹百穫者人也

枯悴故曰十穫也亦有嗣之奇雖使無百年子孫我苟種之如神

用之謂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



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

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



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

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省官

四固

五事

首憲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

治罪法各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

也。四謂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

恃也。五謂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

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君之所審者三，一曰



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

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謂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



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合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郭水不安其藏國

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瓞菴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園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瓞菴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  
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  
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  
墜墜。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里尉。  
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  
尉。復。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園屬羊豕之類也。羣徒泉作  
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  
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  
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無能敬而從命無

事可白則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  
是教令行。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  
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  
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  
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  
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  
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  
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閭有罪不獨及。有首



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  
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  
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  
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  
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  
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  
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  
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

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  
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鄉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  
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  
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  
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  
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  
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  
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庠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矜反。扶門穰。司空之事也。相

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系庶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





軒冕服位殺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資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懸求問。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綬一本。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亭者。說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必

匪辨有險阻不能守矣。而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而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而私議自賚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玩好之說。勝則貴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蓋賢以羊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



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

訓之所期也謂若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

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

之所期也謂既盡心於俗所好惡形於心百姓化

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

所期也君之好惡形於心為而無害成而不議

得而莫之能奪百姓已化於天下天道之所期也謂能奉順天道

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

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俗與憲合

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理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  
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畏者霸不自



以爲所賚則君道也賚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地生於朝者義之理也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地生於朝者義之理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均則地不平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平均則地不平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平均則地不平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春秋推陽致生陰時之冬春推陰致生陽時之

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序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

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

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

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

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

不可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

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

管子



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  
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  
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  
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賚皆賚則事不成而  
國不利也皆賚則無爲事  
若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  
也使無賚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  
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賚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  
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  
過常之  
利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  
事者生於慮謂慮則  
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  
事成也失於傲輕傲  
則失  
也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做則不失故曰市  
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  
有道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  
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  
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



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賤金賤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潤澤百而當一地

此篇論貨

此篇論貨

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禱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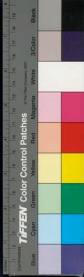
此篇論貨

此篇論貨



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鄰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釋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縮李縮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李制當一鎰無縮則用其布經

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畦一本作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篋篋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穰也洎澗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





欲令愚智之人盡曉如  
之然機可以教人也  
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  
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  
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  
得食于農非信上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  
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  
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  
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  
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  
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怠其功為而

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  
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  
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  
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

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

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為

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聖  
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不  
令人知分則已尚用謂無事則歸  
不足何名為聖人是故有事則用人也





之於民謂令人退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謂託人  
歸而居也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僻閉則類類善也開  
也自上一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

右聖人

按此釋上合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故  
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貸言不爲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  
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

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

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  
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  
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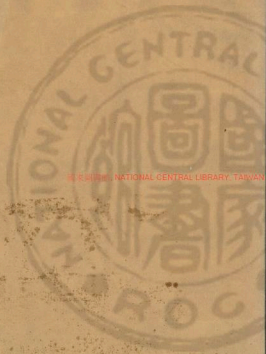
右地里

按此釋上均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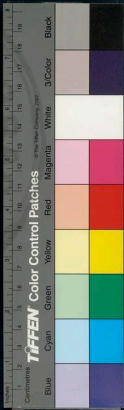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管子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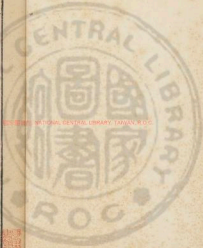
唐司空房玄齡註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法  
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  
人而用之謂之非  
不能廢其  
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  
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  
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  
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



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西者備謂立是勝非首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後能治民然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爲兵之數猶之不可必明於爲兵之數然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雖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

理正天下有分

器數理分

則象法化決塞心術

計數

此七法

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

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義也名也時也似

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

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

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此十二事皆立法

者所以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謂

爲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謂

草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予奪也





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  
凡此十二事皆爲政者所以決斷而塞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  
怒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  
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出號令。猶立朝  
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竿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  
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  
爲長。鶴雁非所斷是豈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

左書而右息之。

息土也。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息之則然。或書矣。

不明於

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操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  
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  
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而拘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適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  
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  
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  
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  
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



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

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

姦吏傷官法姦

民傷俗敎賊盜傷國衆

盜賊之人常欲損敎於物也

威傷則重

在下

居威傷則臣反得尊重

法傷則貨上流敎傷則從令者

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

上流則官徒毀

官者既不以道運無以實成故官徒毀滅事也

從令者不

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

散輕民謂爲益者用盜致富故散重民謂爲害者爲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

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

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

而士不厲

厲奮也

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

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

不審則姦吏勝符籙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

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

謂常令官爵符籙刑法四者爲

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

其事若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

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

下皆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



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身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成於親。親親而存社稷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存法而存社稷不爲重祿辭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違於爵祿則反於無有。不違於爵祿者則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其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故其防也

治用人如用草木

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轉不失其宜然蘇谷得其所居身

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聞私焉

於民其猶若身治之養之周之三者各各得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論功計勞

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

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

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實不貪也

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實則不

功要功之士知其本兵之極也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

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學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  
存意於聚財則彼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  
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存乎選士而士無  
用者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存乎服習而服  
習無敵。服謂武備也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  
徧知天下謂強知其地形存乎明於機數而明  
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勢外爲近而威遠不表  
以爲有數在焉於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  
其間故曰機數也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  
能蓋天下則

無以正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  
天下則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  
能蓋則無以正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  
天下餘皆倣此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  
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  
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  
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  
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王  
時也至小者發機亦在人計謀也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賈之  
位神器



也古今所共傳非有變廢而天下莫敢窺  
衛庫者以王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  
天子之禮也術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  
耳天下無知者用術於心無令長是故器成卒  
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  
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  
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勝一而服  
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  
補典亡區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相罰有罪  
公教而還備用此術也或曰假當為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

之鏡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成器不課  
不用不試不藏其器學成水經收天下之豪傑  
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  
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  
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  
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  
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毋墮



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穰空也天之所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而其敗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情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

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敵衆

白徒

白徒謂不練之卒無試

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

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野不辟地

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

堅利

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幸生也

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有

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

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

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

謀十官

地國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署十官必

管子

卷一

七



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我如風雨。故不以道里。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結我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被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風雨之行者。連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雷電之戰。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獲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收。耕不獲。

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士。耳目所以察奸。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謂諸軍之言。靡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導有權。不恃而恃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響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是釋教要義之於版以爲常法

經言七

凡將立事

立經國之事

正彼天植

謂順天道以種風雨惟必令得其正

無違

君道不虧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

乃有國

三經既飭君乃有國者制以飭禁故君可以有國也

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

徒謂

不行民心乃外

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

由是生故曰始牙

衆之所忿置不能圖

衆之所忿置不能圖

置之謂舉所美必觀其所終

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廢勉敦敬以顯之

人之有功則爵貴有名以休之

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

士必爵祿而與之所以教之

任有利來自厲而終任取人以已成事以質

成事必先立其準約事不違貨然後爲審用財

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奢用力不可以苦

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奢用力不可以苦

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奢用力不可以苦





用財嗇則費

嗇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用財嗇則勞民不足令乃辱

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

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

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

謀

加正法直度罪殺不赦

夫正直之法及罪殺有過終不免嚴殺倖必

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

之辱卒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勤則困苦以辱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

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

言執法者當當厚植而罰則不可

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

既化而身危故可恐也

法天合德

天之資始無有私德象法無

化出令變性則民移

法天合德無有私德象法無

親地之資生

參於日月日月無私佐於四時實以春

冬悅在施有

衆在廢私齊欲齊衆召

遠在修近

閉禍在除怨除怨則修長在乎

任賢

高安在乎同利則高安

親地之資生  
冬悅在施有  
遠在修近

任賢

高安在乎同利

國神長

則高安

秋悅在施有

衆在廢私

遠在修近

閉禍在除怨

任賢

高安在乎同利

國神長

則高安

國神長

則高安



管子卷第二終

管子卷第三

唐司空房玄齡註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  
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  
知凶吉必因夜虛

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  
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驗不妄五和時節此土生  
數五

土氣和則君順  
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官聲此土王  
之時故

服黃味甘聽官也然土燥均  
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治和氣土主和故用  
治和氣



管子卷第二終

管子卷第三

唐司空房玄齡註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  
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  
知凶吉必因夜虛

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  
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驗不妄五和時節此土生  
數五

土氣和則君順  
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官聲此土王  
之時故

服黃味甘聽官也然土燥均  
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治和氣土主和故用  
治和氣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以保獸之火變。保獸謂

獸虎豹藏溫溫。藏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藏行賊養

謂禽獸之屬能為苗害者坦氣修通。坦平也乎土

時賊逐之所以養嘉穀也。物但開通安靜則其

形自生既推理之常則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

無歎盡於所賦之命也尊賢授德則帝。其賞師也

故尊賢授德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行服審謀章

禮選士利械則霸。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者

安定之死者處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

置之飲焉其極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數也付終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人之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

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通之以道畜之以惠

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

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攻發之以力威

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治於上下得終

令諸侯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

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謂諸侯

自聖不事於費至三會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

則諸侯不事於費至三會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

為役成者故農人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

轉輕而全得九六舉而絮知事變。絮固度也七舉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而外內爲用。諸別八舉而勝行成立。九舉而帝事  
成形。九會之機威行海內雖居九本搏大人主之  
守也。自九本已下管氏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  
篇因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  
搏擊強大故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  
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  
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從強弱必  
從強弱必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  
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  
以散萃備署。諸德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然  
後設之於象使德曹署著其名以可

卷之三

之九數財署。數謂所用之殺傷以聚財或因亡國  
莫不藉及其財故財者署者各具其名籍之  
曰數俸以聚財也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  
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發善必審於密  
本則財署知衆財備署知選衆執威必明於中。執威謂行罰此居圖方中  
氏別五其圖謂之春行冬政肅。肅來也冬氣  
方圖而土位居中行夏政開。春說陽夏又陽陽  
政雷春陽林陰陰行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  
行不及天下且經春使書或爲根十二小卯出耕  
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



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

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

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治燥氣。

春多風而旱。故治時氣。用八數。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

以羽獸之火。變之。利氣南方。用南方。藏不忍行。

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

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強國為國。弱國為屬。強國

合聚於內。出空於外。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弱必

國困然也。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強國舉發必當。以禮和好。

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蘇國和舒不基貴賤之

日至無寧。此居於國東方。外夏行春政。風。

風行冬政。落。寒氣盡。故重則雨雹。其受重則雨

秋政水。秋旱宿。故多寡雨。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

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

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

數七。火氣舉。若則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

類時節而布政。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治陽氣。用。

七數。七亦火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以毛獸之火。變。



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藏薄純感陽之性失在奢  
之火故曰毛獸之火純素  
行篤厚陽性寬和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  
也物理形既生自然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  
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  
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  
外秋行夏正葉感陽氣乘之行秋政華少陽氣乘  
更生行冬政耗感陰氣殺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  
二小卯薄百饋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  
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

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  
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治濕氣多  
霖雨水故治濕用九數尤亦金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以介  
蟲之火憂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藏恭敬金性廉  
藏者奉行搏斂兌金性斂時方肅殺故曰坦氣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內外之異故  
須間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量委積之  
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過老少異糧故  
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此居於圖西方





外冬行秋政

陰多行夏政

盛陽乘盛行春政

蒸泄

少陽乘陰

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

二中寒收聚十二中偷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

寒之陰十二大寒終

三寒同事

六行時節

行君時節時

君服黑色

味鹹味

不聽辨而聽微者

治陰氣

大過則治陰氣也

六數

飲於黑后之井

以鑄獸之火

鑄獸之火故曰鑄獸之火

藏慈厚

於於刑殺之時藏

於慈厚所以行薄純

行薄純

坦氣修道凡物

示其不忍也

行薄純

坦氣修道凡物

閑靜形生理

器成於俶

冬行刑之時

也冬為四時之

動靜不記

行止無量

未歲之符終也

行止無量

行止可量戒

審四時以別息

息在也則時生

異出入以兩

易出入既異又並

明養生以解固

因謂護性也

物不可候

審取予以總之

與之多少以總統之

一會諸侯令曰

非玄帝之命

母有一日之師役

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奔時出師故令

日若非玄帝有命之時

母得有一日之師役

况多平

再會諸侯令曰

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

會諸侯令曰

田租百取五

五分取市賦百取二關

會諸侯令曰

田租百取五

五分取市賦百取二關

會諸侯令曰

田租百取五

五分取市賦百取二關

會諸侯令曰

田租百取五

五分取市賦百取二關





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  
 借度量。一稱數。借同也。稱斤兩也。數澤以時禁發之。  
 夏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  
 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  
 也。詩四輔。四輔即三公四輔也。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  
 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莠命。官處謂  
 焉。莠命者。謂亂教命若莠之穠苗也。八會諸  
 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

四義者。謂無神谷無時果無易樹于無以矣。為妻  
 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  
 命尚上也。

四義者。謂無神谷無時果無易樹于無以矣。為妻  
 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  
 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  
 所有為幣。為幣。為幣也。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  
 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  
 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  
 諸侯三年而朝。習命。習命。因朝而命也。二年三卿使四輔。諸  
 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  
 二公。習命受命也。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  
 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  
 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

管子

卷七

七

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廷餘每來於此以入共受命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外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習勝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士卒則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終不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興行義勝之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出無方者勝急時分勝之賊敵所得分者分與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以得勝之可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備用兵必備其攻原無象勝

之詩計者神無本定獨威勝明詳之本定定計財象可原者勝勝計謀財用先定聞知勝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定綸理勝審定者勝定死生同能審定者勝也勝定成敗勝前依奇策能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用要則敵不能量也利至誠則敵不校則兵便利又能至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實士則死節不奇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之發



因方之有則，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當備之本，則士不苟且。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其所應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應敵，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濬，深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動於昌，故能得其寶。舉動同盛，故能立於謀，故能得其寶。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器謀，故能實不可故也。遠道里，則不號。器用完成，發令堅守，故能遠道里，則不號。號審放施，則不

因方之有則  
因能利備  
則求必得

險山河。大而不險，難於行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審章則其攻不待。先聲奪人，則其攻不待。明必勝，則其勇者勇。仁者無敵，勇者無敵。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拙者巧。者習而成功，巧說不能守則拙。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必有常軍之計謀亦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論百工之銳

計謀亦

精材

論百工之銳





器器成角試否滅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  
稱材謂材類也 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  
其類也 中之器也 旗物尚青木用青兵尚矛象春物 刑則  
交寒害欽 其行刑則於初旦夜書之交其時尚  
禁法或 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 經不知若法也  
法欲不 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 發不意其所舉  
能知也 經不知故莫之能困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  
意 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  
機 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謂上不守不  
知不著不意也

守者守也

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聞障塞者所以由  
守不慎 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 詭禁不  
修 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 死亡不食不  
過 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事食鬼神 此居於  
圖 東方方外此東國 旗物尚赤文用事 兵尚戟象  
物之 刑則燒交疆其用刑則於疆 必明其一謂  
禁令 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  
治 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  
使 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 其次一之

其文善者畢積泉德後大勝者積泉可以大勝勝無非義者焉所以勝皆大義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此南國旗物尚白金月事兵尚劍象金性刑則紹味斷絕其刑則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泉強不能困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道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借其事備習以悉也

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此西國旗物尚

黑水用事兵尚骨盾象時極之剛所成者刑則游

仰灌流其用刑則游察數而知治審

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

男女宗廟有則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

出號令擇才投官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

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立義而

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

海內既獲敵人之國而守之然後修其法

制如此則強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民之



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爲六

千里之侯則大人從說九會之後天子如命立爲侯也

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謂天子如命立爲侯也

謂天下同謂天子如命立爲侯也諸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

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

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

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

謂

慎於號令之宜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

方外此北圖也

幼官圖第九中方本圖 東方本圖 南方本圖 西方本圖 北方本圖 西方副圖 北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  
甘味聽官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保  
獸之火變藏溫濫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闢靜形  
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



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  
伍則衆信賞審詞爵材祿能則強討凡付終務本  
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  
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  
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  
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  
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  
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  
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

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  
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審賢人之守也五紀  
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  
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感哀之紀六安  
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  
備署凡數財署殺修以聚財勸勉以遷衆使二分  
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



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鈞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潛故能知未始發於驚

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闕。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婁藏不忍。行殿養。坦氣修通。凡物閉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圓。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

右東方本圖

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缺。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聞。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讒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

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  
小鄴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鄴賜與十  
二中絕叔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  
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  
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  
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道凡物閉靜形生理想定府  
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

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  
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戰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  
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  
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  
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  
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  
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業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  
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  
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  
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  
味辛味聽商聲治溫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  
介蟲之火憂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  
形生理間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  
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

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劔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  
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  
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  
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  
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  
故能借借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  
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震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澤。十二始寒。盡  
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  
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  
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  
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變藏慈厚。行薄  
純。坦氣。修通。凡物閉靜。形生理。器成於修。教行於  
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  
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

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  
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  
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  
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借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  
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  
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  
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  
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  
立四義。而無識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



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告。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延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國北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





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奸民退其君子上  
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之利也  
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之費用於是財用足於是財用足  
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餼薪菜餼是故上必寬裕  
而有解舍解舍也下必聽從而無疾怨上下和同  
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  
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  
小人說而官府亂小人用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  
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

字之誤

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  
而惡耕農於是財用既而食飲薪菜之上彌殘苟  
居上位者小人而無解舍下愈覆鸞而不聽從覆察  
也鸞故殘也苟且也也鸞疑也上既故殘也而不下舍上下交引而不和同  
故下伺察而故下伺察而鸞鸞疑也故下引下以故下引下以思  
覆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感  
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  
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  
典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  
六典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修樹藝勸士民



勉稼積修繕屋此謂厚其生

利人之事益久

伏者發而用之

令便也慎將宿

計所以稱財於民

者類決之令

澆泥滯

欲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

此謂匡其急

賑罷露

窮乏

欲無不得矣

後政可善為也

而未知義

體者何

上中正比宜

以辟刑僇

故財用者也

敦儆純固

以備禍亂

和

和

上六者可以發伏利

厚養其生也

便關市

謂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乖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大其也。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

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讓，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此爲人夫者敦悫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



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  
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辦事辨明  
明辨任官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  
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  
亂大夫任官辦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  
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  
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  
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  
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

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  
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  
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宣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  
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  
地宜人順之時也以事動民事成則以民動國民  
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以民動國民  
則國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動然後功名可  
可動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  
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誥詐僞屏讒惡而毋



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誦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誦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誦耳，淫觀誦目，耳目之所好，誦心心之所好，傷民傷身，而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墾虛墾田，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樽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

姦人，誦詐僞，去讒慝，則奸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賑罷靈，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木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玩好，則民務本。君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君作，故備用不足。君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君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文繡，則女是故，博帶



管子卷第三 修

不失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

非賦也市麇而不稅齊市中百物處但古之良

鏤削為純素琢采為純漫闢幾而不征幾察也

梨禁博帶以就大袂列列大袂文繡染染文繡

狹也禁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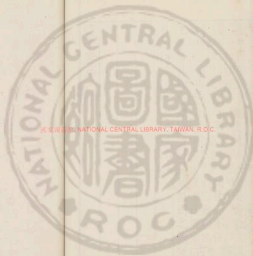
大袂列

列大袂

文繡染

染文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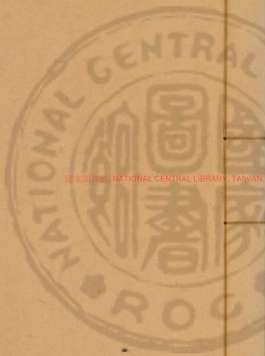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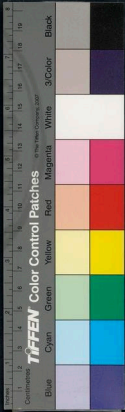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管子卷第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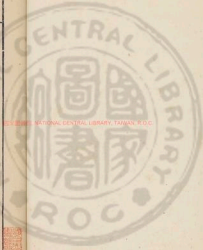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懷繩與准鈎多備規軸  
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春采生秋采蔞夏  
處陰冬處陽第三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  
乃芬明哲乃大行第四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





無謀第五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放之在亮

也第六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

不正廣其蓋第六不用其區區烏飛准繩第八謹

火標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毋犯其凶毋逼其求

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可淺可深

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天不一時

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

二標大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第十三擣丁反

擣丁反則擊天地萬物之寮第十四宇宙合有寮天地第十五

三標

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操右陰

臣道故曰君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

故左佚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夫五音不

而右勞故曰勞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

盡能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而無所不順同聲雖有

若則盡能義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同聲雖有

行政成君出令皆順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

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而無所

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故君出令正

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一其愛而無獨

十一卷  
十一卷  
十一卷

管子  
卷之  
十一

與是王臣其愛宜一非工問之無所王施而無私。  
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  
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君  
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  
不養。臣離味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  
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准，鉤多  
備，規軸，減溜大成，是準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  
正，准壞險以爲平，准必擊管高峻而後以爲平也。鉤入枉而出直，  
工人用鉤則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衆也。言制以衆

均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樂既博則狂直  
維鳴狗豕無所不取，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  
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  
以之亡，紂之故也。湯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  
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多  
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者  
和今用規者，效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  
入小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小用小猶述求  
履之憲也。述者履之所出，善者思之所生，憲法也



心善心夫焉有不適善。以惡聖善故無不適也。適善備也。僣也是以無之。僣輕傾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惡為善者。輕傾人君善。既備。則何所之哉。則不善也。故論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消古音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呼君。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之。是法天地之厚廣也。是得非當。顯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是。既信之。有失非。則不可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掩故。先以思表。今息改也。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臣伏竟在不測。或苞藏。精心故。必有以防處之。如其事將終。

即於當臨。待之。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不可或告。給快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無不容也。思深大小之形。如此則均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平皆在於思而無遺失也。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亦既盡善。君教不偏。減順。以恩故。物盡發於善。聞圓之圓。無不備得也。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選會若合符。笑則何成也。春采生。秋采蓂。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誦信。淫。淫。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



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  
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慮清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  
抑以辟罰，靜默以俾免也。擇取辟之也，猶夏之就清，  
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備矣。夏不  
反，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喻賢  
者不避亂世，更招禍，避何榮之可得哉。非為畏  
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  
忠，以無益而快死也。夫強言  
以為侈而功澤不加，謂非所言必效，則侈既  
為人所棄，何功澤之加哉。進傷  
為人君嚴之義。君進而遇害，人君因  
此益如其嚴酷也。退害為人臣

者之生

遇而不遇害，而人臣  
因此轉更偷生也。

其為不利彌甚

不避

版版，讀  
也。

以待清明

賢者雖廢，退身終不捨其編，所以  
不怠修業，亦不怠其編，所以  
風雲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

以為殷主

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

可久，可大則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

明音浪，凌音浪。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湯凌轢人，人

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  
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



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修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  
也。所以不平。稱其量。修其樂。致其度。則庸庸。  
舉致度者。所以舉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  
功大而代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  
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所怨。其來久矣。所以絕  
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  
不可兩守。故世有其一。怨從焉。毒而無怒。此言止忿  
此而無所以安。然而無及也。毒而無怒。此言止忿  
連濟沒法也。毒者。法為其害。從而怒之。彼知其所  
不用。今平為怒者。所以怒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  
止此忿。是濟斷沒法也。怒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  
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忿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

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欲  
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欲  
其事方始。國之無使。謀泄。夫行愈速。遂沒法。賊發  
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怒而無言。  
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其  
欲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言淵色。以自詰。  
臥者。從晦而。視明。可以成大也。君有所不。當。其  
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不。當。其  
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依。仁良既明。通於可不  
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也。君有所不。當。其  
利害之理。循發蒙也。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  
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堯



而不恭故曰淑嚴在堯時舉九下材但以聖人在  
上賢人在下故曰而後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  
為明故嚴度物雖性善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  
后書曰無若丹朱也  
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  
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  
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  
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  
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  
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  
廣其蓋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途守而物修故

者之簡筭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威  
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  
凡堅解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  
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  
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  
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  
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  
也鳥飛准繩曲以為直  
大人之義准繩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  
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



直而還山集谷由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  
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  
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  
小缺爲傷聖人行道亦猶是也苟得合故聖人美  
義之大致不以尺量寸過而爲傷也而着之美鳥飛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  
千里路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平准爲家居必塞也言大人  
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遠變故爲  
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欵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護  
大影反充言心也心欲忠木銜言耳目也耳目欲

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  
聰耳之所聞既領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  
視日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  
故謂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悞所以易政也聰也  
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政易民利利乃勸  
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聽不順不審不聽不審不  
勸則終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  
不得不知則昏終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  
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護充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末衛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  
毋適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妄愛於  
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  
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適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  
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  
失其端則頌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  
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  
自予雄也言言若王蒙盛處已以賢自誇以爲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  
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頌亂萬民

心慾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墮而入深淵其  
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  
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  
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  
言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  
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工商農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  
各有人之名位不得不得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  
貴得不多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也官主于物而勿  
而殊乎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  
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窮通



於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

而足，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

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察能之人，知辯一言，察一理，

以廣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

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舉，言故博為理，求言

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事不知一

又恐不助其功，故其說而況其功。歲有春秋，冬

夏月有上下，芋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

辰序各順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舉天

序言其星辰晷時夜出常見山陵岑巖，淵泉閭流

泉踰澗而不盡，薄承澗而不滿。泉逾而前

欲其流不盡，至澗谷小既停，澗高下肥磽，物有

所宜，故曰地不利。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

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

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此各

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可

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

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



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祿統而好終，深而述，言明  
 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  
 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枹，枹當槌擗擗  
 則擊，險易猶不泰，夫天地不泰，德而鳴者也。言苟有唱  
 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  
 小和太，則大和故曰和。和而不差，景不為曲，物直  
 應擊為聲，象天地應也。和而不差，景不為曲，物直  
 響不為惡聲美。道則影曲，惡則響惡，亦見是  
 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響聲往則  
 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

橐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或橫先天地以類善  
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從應在後，如橐  
之成物也。故曰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故以先  
天地萬物之橐天地直子餘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天地之中，故  
也。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  
 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橐。宙合廣積善  
地下包絡天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  
地，寫一橐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  
其終上能無倫，觀猶不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  
 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典  
可傳其名若山然也。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  
 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  
道專一而能常



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多內則富  
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  
時出則富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  
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  
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  
變不至也故雖不  
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  
之立名名  
令也

樞言第十二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其用  
則應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

若樞故  
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助萬  
物由之以顯功莫大焉  
故謂之其在人者心也  
心者萬物由之以成萬理  
道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  
日與心以生成焉  
道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  
主此言氣者道之  
用也尤宜重也有實則治實則實則亂  
實則實則亂治者以其  
名實既生成則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  
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  
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  
故曰道之出也  
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  
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  
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貴與  
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  
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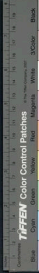
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  
 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  
 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  
 慎慎三則尊以重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  
 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聖智器也聖無  
智無過策二者可珠玉末用也珠玉以有無不可食  
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寒不可求費多而  
未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味故能為天下  
 生而不死者二謂寶立而不立者四人君欲自  
則不令得立者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  
 因謂喜怒惡欲

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也故  
 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善也王主積于民無不  
 霸主積于將戰士積勇衰主積于貴人益其亡主  
 積于婦女珠玉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  
 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  
 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  
 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  
 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眾兵強而  
 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天下有大事而



好以其國後益也如此者制人者也在人上者德不  
感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强而好以  
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與之國又  
不為難幸  
其名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  
則疾伐之此人進  
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  
人相符之俱是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亦  
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世不利憎人甚  
生其熱心憎人甚  
而不能害也憎其不善  
生其熱心故先王貴當愛必利貴周  
信必書周  
則開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則

為誰一則為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先王  
坤喻人行藏故曰五化故先王  
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  
人之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結  
得而解紐則絕有紐故可  
得而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先  
親則絕親則人不列地列地則人以為天下  
心有向背以為天下  
王不貨交貨交則人不列地  
心有向背以為天下  
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  
改也改為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  
若乃不致而以鞭箠時也利也出為之也元王有  
威之則無思不服  
必上得天時餘目不明餘耳不聰有餘不用其  
下盡地利是能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官職  
時利而已



亦然。亦時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入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

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盡以陽者。王之以一陽二陰者。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救乎。能隱而伏乎。能而覆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手。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文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



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於食。治屬於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于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

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爲人臣者之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而憎德者怨之





本也。

結明而

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矣。其事君

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矣。爵祿滿則忠矣。

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

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

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

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

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

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

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

而眾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  
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  
也。



管子卷第五

唐司空房玄齡註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  
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閻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  
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

本第四



管子卷第五

唐司空房玄齡註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  
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閻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  
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

本第四



通則姦道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閼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閑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慙慮。禁姦則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姦惡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廢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習之爲善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奪其途

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開出非之門又塞生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穰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衆泉也之多少計其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



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茂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致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

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官營六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困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



宮室美，誤家無積而水服脩。民家謂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修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母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若度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

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

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

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

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

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

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

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

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

賦，故人逆行而輕也。則國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



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

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大凶則衆有大

遺苞矣時說人凶無積穀相振什一之師什

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謂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

於舊律亡也也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

損亦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什一之師三

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饑子矣既每十一三

富有餘食而不解則以過歲故曰山林雖近草木

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

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

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

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

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

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船網不可一財而成

也必多財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殺也

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殺也彼民

非殺不食殺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民非

生殺物



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  
由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  
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巳。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  
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下不供。民毋餘積者，  
其禁不必止。民既貧，則爲盜。衆有遺苞者，其戰不  
必勝。戰士銳則力，道有捐瘠者，其守不必固。則死  
期將至，故戰不勝。期將至，故戰不勝。道有捐瘠者，其守不必固。則死  
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  
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明所矣，人皆效矣，故人  
莫不化。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高。無限也。閭閻不  
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  
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閭，食谷水，巷鑿井，谷  
若井則出汲，則盜賊無從而勝。水食谷水，巷鑿井，  
若井則出汲，則盜賊無從而勝。水樹木茂。姪非者，官  
者生其姪，故場圃接。易得交通。樹木茂。易爲官  
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  
矣。鄉毋長游。什長游，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  
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喪蒸不聚，祭冬，禁罰禁罰  
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





謹則民不修康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

論上下

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

職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

衆下故不務盡力也

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禁

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

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

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

上輕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

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

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禁材人不務竭

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

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



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故曰入朝廷觀  
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  
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

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

速而不行說近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賤

故曰虛立也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然則衆必輕令而

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

而兵弱。民曰所以賞戰士不賞賞罰不信五年而

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

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

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故曰置

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

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臬量上意祭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

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

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與之

國不恃已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豪傑



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  
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  
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  
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而更化  
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  
臣安其位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困倉空虛民偷  
不事積聚而外有怨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  
賦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  
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

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刑  
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  
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

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  
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制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僭

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



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  
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  
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說道其所聞莫遂其私故下與官  
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  
上謂推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  
制者必負以耻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耻財厚博惠以  
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  
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  
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爲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哀君

說文解字  
射人之心  
射人之心

不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  
贊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地職行思曰贊區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  
曰贊臣之作備所幾射人心必使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  
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起疾也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  
和同以聽令也齊學而不聽令各人之難也秦誓曰紂有臣億  
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  
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  
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



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者相此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反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賈公以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羣黨以上以蔽君下以索民索人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

卷之五

於王官私君事去

王之官私事則皆之君事則去之也

非其人而人

私行者聖王之禁也

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爲私行所以禁之也

修行

則不以親爲本

簡孝敬也

治事則不以官爲主

趨虛舉

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

交人則以爲已賜

臣或下交於人待之以爲已之恩賜舉人則以爲已勞以爲已之功勞

仕人則與分其祿者

爲人令仕得祿與共分者皆貨利未

交

於利通而獲於貧窮

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未取則廉潔矣故獲於貧窮

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

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僞飾成重削

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

則上或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



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既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舉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勞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無輕爲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之禁之也。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每以壺驗濟士以爲亡去之資。

若越王之高。又修帶田。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業以爲亡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爾漢則私養其生。雖私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爾漢則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爲市。聖王之禁也。審節小節以示民。鈞虛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則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踰羣。靈虛也。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擬出而迎遠。遁上而遺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民。擬出而迎遠。遁上而遺民者。處所以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結置也。聖王之



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泉。守其委積。以閑居博分。其附以致泉。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貨財。以說人。貨財所買譽。濟人貨財。所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使人求者。多財故人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者惡事。善則仲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以蔽惡為仁。此為仁。以重欲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國自有其本。巨無境外之交。今舉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其於深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

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起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蘇功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講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察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帝則。上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



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今者

殺無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留之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刺君何令之為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威私病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則定於下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下懸則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綈其





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人令出而論

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

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不謂人為邪途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

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

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聞其隙則下皆解陳而成盜也故令

一出示民邪途五備五備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備開則五備塞生之則五備閉

求上之母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五備開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而工

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驕也人有紅色不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

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任獲有危人人皆當效

節節謂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而羣臣必通外請謁節謂爵人不論能故不為死節也



取推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諸事使辟以得貴富為榮華以相

釋也謂之逆不義官貴志士所以辟反以朝有經

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

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誣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

阿黨誣法從私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犯難離

患而不辭死受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服位不

修其能不以小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朝之

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所

貴賤不違於令遵法毋上拂之事拂違毋下比之

說毋侈泰之養適也毋踰等之服體也謹於鄉里

之行信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國之經俗

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務時殖穀力

農藝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

臣則臣則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

也臣進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

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

不和好小人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

不



倉庫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母以固守。人說則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

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亡爲鄰則以天道數，人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人心變易故也。感則衰，日中則昃，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子驕則諸侯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亂內者必失於外，諸侯失於外，若夫地雖大而并兼，不攘奪，人雖衆而緩怠，不做下，國雖富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而不輕侮諸

此說也  
此說也  
此說也

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賁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



也。管子六政篇云三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

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貴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

者。謂巧佞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

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

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

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

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既有罪不諱有功不賞

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

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

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第五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管子卷第六

唐司空房玄齡註

兵法第十七

法法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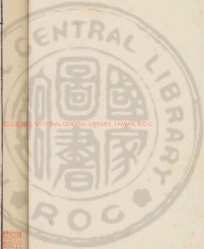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成不設法以法

之宜裁令不行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

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

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重而不



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不行則故曰禁勝於身。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廢人而復起殆。既感而起或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足而不施殆。死而不施殆。義而不密殆。義事不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直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人主孤

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之過也。君不察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成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惠行則過日益。特恩不察。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非過而何。惠教加於民而困固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過去以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屬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



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行寡，令多者其止寡。無厭則難禁，多則寡。禁多者其行寡，令多者其止寡。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行寡。令多者其止寡。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行寡，令多者其止寡。故其求而不得，則威日損；其禁而不止，則刑罰侮；其令而不行，則下凌上。非其命，非其德，非其令，而不行，則下凌上。非其命，非其德，非其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

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動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母怪嚴，母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母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而無雜俗，有常禮，士毋私議。公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別置儀畫，制誦更畫，制凡此畫，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



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  
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  
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  
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倖做易令錯儀畫制  
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理主況其罷廢易風俗而置有立  
者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  
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事也自爲易  
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  
誅使賢者食於能闕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

尊而民從闕士食於功則幸輕患而傲敵上尊而  
民從幸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  
安矣

凡教者小利而大害者也

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

也故久而不勝其禍

犯法漸廣轉欲竟不勝其禍母教者小

害而大利者也

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故久而不勝其禍

勝其福

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教者奔馬之委

轡

必致覆母教者痊但不可切 唯之礪石也

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國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



求之也

以其建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保既與是之義而重祿則可與之國難犯危也

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

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

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

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

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

胥也文有三倍

武

球一教惠者多教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

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禍故惠者民之

仇讎也

惠者生其禍故為使讎也

法者民之父母也

法者生其禍故為父母

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

能追也雖有過

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

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

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

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

無游日之日財無砥礪

砥礪久故曰儉其道乎

今未布而民或為之而實從之則是上妄予也

未布而為所謂走時者也當則而實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

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



本也。今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則是上妄誅也。上  
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曹黨起  
而亂賊作矣。今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  
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  
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今已  
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  
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  
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  
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

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  
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  
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奈  
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  
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今之所行者多而  
所廢者寡。則民不講議。民不講議則聽從矣。法之  
所立。今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  
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今之所行者寡而所  
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  
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  
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  
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  
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誘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  
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  
則人者必以  
法與不從法其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符欲  
用之必致此弊則高者不敢爲非下者畏而從命  
欲求可與謀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  
好而行所惡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  
下僂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利私寵受以軒冕有  
所許無不固上有私慾妄以

此段文字  
與前段文字  
相連  
此段文字  
與前段文字  
相連

斧鉞有旃  
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  
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  
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  
力轉猶  
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  
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  
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  
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  
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  
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  
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

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不與不幸而削仁者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典利除害期於典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其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害故君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

令而蔽

失今則為下所蔽蔽也

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

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

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

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

奪也。

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在子期年子雖不能奪也。患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

孝父不能服也。

孝父不能服也。之何。

故春秋之記

春秋傳則公之九例而諸

史也。

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

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

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

適在堂上耳而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  
君遠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  
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  
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  
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  
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  
右不為通於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  
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  
不為通於其事遂消滅也入而不至謂  
之侵其事既入而不至此則左右  
不為通於其事遂消滅也出而道止謂之塞其  
既出中道而止其則滅絕侵塞之君者非杜其門  
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政  
使塞非由杜門

守戶故曰今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  
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  
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  
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  
當與人故君尊之政者正也正也者也  
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  
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  
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  
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  
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  
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  
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  
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  
及故傷國一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  
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  
於仁



於仁故 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法之侵  
也。生而不正。不正則入邪。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  
而辨則別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能性。故言必  
非要務也。中務不苟為。辨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  
之正也。雖有巧日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  
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  
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  
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子稱古言。允  
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管子稱古言。允

人君之德行

管子稱古言

管子稱古言

管子稱古言

管子稱古言

管子稱古言

管子稱古言

管子稱古言

管子稱古言

管子稱古言

管子稱古言

嚴饒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曰人君也。故從而  
而自輔。故曰。法自將帥者王。人曰此人君也。謂其  
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  
非即從而貴之。豈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人  
取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人  
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富人貧人使人相畜  
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  
也。人君富人亦可貴人。亦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  
也。人君富人亦可貴人。亦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  
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  
使人以貴賤。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  
謂生殺富。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  
六者以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  
臨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  
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



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六是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左傳曰令入而不至謂之暇故曰暇牽暇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

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凡論人有要論人各有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彼矜者滿也



滿者虛也。新滿滿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  
則制之。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允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古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事無資資者難遇也。是事無資者難遇也。其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古也。王之行其道也。忘其成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

後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於國以一其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進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千爵祿。量祿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雖未大足成。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可知起下。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



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  
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  
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  
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  
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  
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  
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舉材失之湯武得之  
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  
其刑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  
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

古今惑也

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

此二

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

二者謂廢與不廢既  
不廢矣又欲廢之則

亦惑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國傷  
國也故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  
日一也

資用也幸土之資莫非  
王臣故曰制在一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

不及三帝天下不順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

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

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  
於為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

也動靜失宜  
則息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平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之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敵國。敵知我情。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

成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今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貫未分。至以威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得用兵必勝。故夫兵雖非偏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通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





兵權則失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費千金戰不  
必勝勝則多死難令得勝地而國敗既貴且死  
所以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四禍  
其因而無不危矣舉兵而國四禍大度之書曰  
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  
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  
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  
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

發也發令制度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法度

審則有守也有守則法度審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

治衆有數自治其理勝敵有理勝於敵國察數而

知理審器而識勝審器則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者

理定宗廟宗廟則定遠男女男女文選官四分官四分

分官以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養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

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吏則人情官無常則下

怨上官無常則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定

怨上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巧則定



故見變故 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 故曰早知敵則獨行 有蓄積則久而不置 器械巧則伐而不費 賞罰明則勇士勸也 三官不繆 五教不亂 九章著明 則危危而無害 窮窮而無難 危窮窮皆至 故能致遠 以數縱強 以制有數則遠可有其事 故能致遠 以數縱強 以制有數則遠可有其事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任也謂所以起今之假裝也 所以起也 所以進也 二曰金金所以坐也 所以退也 所以免也 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 所以利兵也 所以偃兵也 此之謂三官 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五教一曰

教其目以形色之旗

五色之旗各有其當若春者夏者及商亦之類

二曰

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謂起

三曰教其足以進退

之度 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

長兵短兵各有其利遠用長近用短

也 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

賞罰長罰乃自厲

五教各習

而士負以勇矣

負恃也恃其使習而勇也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

晝行 二曰舉月章則夜行 三曰舉龍章則行水 四

曰舉虎章則行林 五曰舉鳥章則行陂 六曰舉蛇

章則行澤 七曰舉鶴章則行陸 八曰舉狼章則行

山 九曰舉韓章則載食 而駕

韓韓也謂輻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



駕行 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  
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  
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  
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響兩  
者倘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發乎  
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  
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  
常教既因便行無常亦無常也兩者倘施動乃  
有功兩者則器成教施進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

雷電絕地不守謂平時之地無險恃固不拔拔恃固之  
守必多費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擊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  
有令必行而不留也

一氣專定則徇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厲士利  
械則涉難而不阻士既厲械之進無所疑退無所

慮敵乃爲用既無疑阻敵乃凌山阬不待鈞梯習

故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也徑於絕地攻於

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實不獨入故莫



此六字皆  
與不戰合

之能止停戰實至必是精勇實不獨見與精勇故俱見之故  
莫之能斂實至所以德神仗無水無名之至盡其  
實至也名不名至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  
皆非彼所意故不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  
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諸輯以悉莫之能傷  
我之軍七懸以請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  
精故敵不能傷也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  
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至已下管氏不言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  
其數無得而知也勝欲大勝謂全我而  
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

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  
危故至善不戰以德之其次一之不勝破大勝強一  
之至也能以勝為勝故亂之不以變亂敵不故乘  
之不以詭乘敵不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一之實也  
凡此皆至以詭計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力不可量強  
一之實也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木也凡  
其一彼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時  
不能知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利適器之至也  
卒至皆以一為木故能終致此也利適器之至也  
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敵之盡也士卒用命而適不





管子書卷第六

終

管子卷第七

唐司空房玄齡注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匡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

管子書卷第七



管子書卷第六

終

管子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匡君

唐司空房玄齡注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

管子書卷第七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賤臣知奔矣召忽曰子固辭  
而後故難為之傳也  
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  
至於死亡此可  
以免于之身  
也管仲曰不可  
廣間  
於三公子未  
可的如其人  
於齊國也譬之猶鴉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  
矣  
然也夫國人憎惡紂之母以及紂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兄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  
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足將  
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  
智惕而有小慮  
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  
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  
上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奉吾紂也雖得天下  
吾不生也





臣死之日無所恨也  
臣死之日無所恨也  
臣死之日無所恨也

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

不濟是吾我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

也言已立君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

死一糺哉言當為宗廟社稷夷吾之所死者社稷

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

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

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

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

何行問其事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

不親信不為君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

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倍公之

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倍公未服禮秩

如適言無知之倍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

襄公襄公立後緇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

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

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

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申俞

桓公申俞



諫曰不可

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

女有夫之家無男有妻之室無

相漬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

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

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

公薨于車豎曼曰

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

而長慮身得免焉

於君失親戚之禮命

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

怒遂禍

也君而過妹是謂惡親不與此事速聞而容忍之

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

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

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羸從者曰公子彭生

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

於君失親戚之禮命

而長慮身得免焉

於君失親戚之禮命

而長慮身得免焉

而長慮身得免焉

而長慮身得免焉

而長慮身得免焉

而長慮身得免焉

而長慮身得免焉

而長慮身得免焉

而長慮身得免焉



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登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詠屨於徒人費，不得也。徒人費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

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魯與桓公問於鮑叔曰：將

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

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

謂管仲本使鮑叔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

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

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

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公曰：然則夷

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



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亂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  
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猶也。則能無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也。言曾叔與君親，則能無二心也。如，是乎。  
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也。」言曾叔與君親，則能無二心也。如，是乎。  
公曰：「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亟，速也。則能無二心也。如，是乎。  
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注，注也。怨，怨也。必，必然也。而，而也。施伯

公曰：「諾。」實，實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事與小白爭國，其事不濟，不濟，不濟也。若受之，則齊可弱也。故本在魯，可器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庸也。及齊君之能



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

交猶說也說今能用夫管子之事必濟矣

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

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

必不能待也

鮑叔與管仲相與也不如與之魯君乃

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

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

管仲今既定矣

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

君謂子為生臣忽為死臣

生則定社稷

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需諸侯公子札可謂有生

臣矣死者成行

死威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不兩

立

既成生名不義之成死名不義之行也子其勉之

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

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

召忽之生不賢其死也賢其死也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管仲之死不賢其死也賢其死也

襄公薨公子札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

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彊國人召我

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彊國人召我





管子

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於反獨能圖我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摻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令則奮與弱故乃可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

死拒我敵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不可試也鮑叔言事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入國十乘後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不令子亂之室得及小白

管子

卷之七

八

管子

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鈞管仲與公子糾召  
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  
公二年踐位又國二年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  
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  
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  
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  
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食  
君命故趨立相位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  
君則不敵言將致死 稷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

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

公欲令霸王而不

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

趨立於相位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

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

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

當先賦與之而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

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

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謀政未能有行也二年

桓公彌亂不盡行史語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力，士勦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土所勦者惟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怨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吾爲不義故義士不入

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愒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及。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未至亂可待。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





裴領而劍頸者不絕。裴謂管仲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利自殺亦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辨，則立至哉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魯於齊於是其救宋也疾。謂先王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

過，則社稷危。公不聽。典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

安能圍我？

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

四年，修兵，同甲十萬。

同甲謂完堅者等。

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

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

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之，不當競於兵也。

天下之國，帶甲

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

欲以齊國兵而服大兵也。

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

備，數見侵伐，故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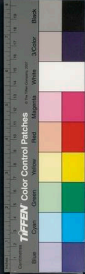
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

國欲無危，得已

矣。

力不足則詐。

國欲無危，得已矣。



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

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

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使其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

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

君不如已。若以文。不屬於諸侯。請去兵。桓公曰諾。

乃今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

如是以退可。君死也。諸侯欲以結盟。致然於君。果

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後有事。

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非齊國之利也。

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

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

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

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

死而已。左。搢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

前。左手舉劍。將搢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

自後故曰。均之死。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

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

仲言。魯齊二君將欲

桓公不聽

管仲又諫

桓公不聽

果與之遇

莊公自懷

曹劌亦懷



許諾以汝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  
 革自圍許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  
 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  
 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  
 救宋何夫杞明王之  
 後也杞廢之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  
 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  
 以行先之以內行  
 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  
 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  
 無結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  
 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

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  
 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  
 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  
 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  
 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  
 使之以重幣使宋  
 令罷把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  
 從令君受而封  
 之受把言命  
 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  
 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不  
 聽  
 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  
 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  
 與  
 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  
 以告急桓公



築夷儀以封之。

夷儀，邢城。

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

伐衛，衛君出致於虛。

虛，地名，許所謂升。

桓公且封

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

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

今君新封亡國，國盡若何？

國之盡，於封若之何。

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

安得有其實？

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

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

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

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

更謂以所行之效也。

既以封衛，明年桓公

問管仲將何行。

管仲對曰：公內修改而

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

征，為賦祿之制，既已。

謂已行。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

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

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

行此五年。

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

諸侯親附。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

齊文聘。

小侯以犬報，善下小國則取小國。

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

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

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

列士，謂齊之列士。

管仲



仲自以未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重問  
之以信其言謂公以重問之以信公既行之又  
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匡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  
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今西明理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  
上西土音西之上今齊國之國與士交兵衛國之敎危傳以利謂其  
高危且相許以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  
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雖輕幸不能恃文所謂  
始使此人游於衛焉雖不有初解文有終故曰樂魯邑之敎好遁而調於禮謂  
學於禮禮者所以詩李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傳於

管子  
卷之八  
小匡

糧多小信可游於魯竹於魯謂楚國之敎巧文以  
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敎而文巧  
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  
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夫如是則  
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  
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桓  
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  
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  
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或緣陵戰於後故敗狄



後故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敵侯所得車甲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其國以北州侯莫來謂不來齊北州侯則以其國以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召陵在汝水之南曰秋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白謂齊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救齊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今支下危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

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

可以加政矣

悅使諸侯足食是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

桓公乃告諸侯

必足三年之食矣

然後可安

以其餘修兵革兵革

不足以引其事

告齊齊助之發

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

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

則可以加政

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母

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

毋專弃妻毋曲隄

所謂無母貯粟毋禁材

山澤之材當與



人共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及也。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殺。殺齊之下都。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攻矣。諸侯服。桓公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

也。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職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六。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苑闢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也。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田而稅之，五十而取一。歲而稅一。歲而稅一，五十而取一。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不稅，歲而稅一。歲飢，苑而稅。歲飢，苑而稅，歲而稅一。

賦謂有識者有不識桓公使鮑叔識音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錄也隰朋爲東國賈胥無爲西土弗鄰爲宅爲宅掌修餘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不仕與耕者近門不入田野故近於外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遺委焉有司職之委今之委謂當有貨物以供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更從通者立官以注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更從行者令一人爲負以車其吏代行而來者其之有具者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以所委食之客

與有司別契

契謂分也其至國八契日刻至國百五十里之如地相軍爲費義數而不當有罪謂

供客之禮使費義數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出欲通出謂欲通於君卿史而不出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勸勉其所以也

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通資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

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實雖過能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

升進大夫令之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得此大夫勸營國家之爭從政治爲次成有成功而能理者次上於然名當無有可憐

與有司別契  
百五十里之如地相軍爲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而於事不當者罪之  
出欲通  
出謂欲通於君卿史而不出  
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勸勉其所以也





成功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勳勞  
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  
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悌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  
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  
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賢人之子晏  
子仲出不仕不仕則處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  
之先出仕樂進則處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  
友有少長為上舉此三者得二為次得二三  
則為下士處靖靖平敬為上敬老與資敬老通於親交不  
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  
農農用力勤而不應於父兄義且事賢多故能多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  
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  
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  
情斷獄定罪罰者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  
夫潘鮑叔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  
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夫所選  
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  
鮑叔並不任三大夫之數仲所進者君年如此管  
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  
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而驕凡  
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賢人子處華下處華下



人皆曰此  
少則文也  
無不仕

州里莫  
稱吏進  
之君用  
之善為  
上賞不  
善吏有  
罰

注交好飲食重交好則快朋黨行此三者有罪無

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

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

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

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懼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

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

州里吏進此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

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

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於父兄

州里莫稱  
吏進之君  
用之善為  
上賞不善  
吏有罰

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君謂國子凡

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受罰君謂國子凡

賚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賚而子賚也出與師俱師賚而上

與君俱君賚而凡三者遇賊不反不知賊則無赦

言人於此三者所任當致或所謂在三如一今賊

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

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以止罪邪止

罪邪所以與體義今犯罪者非易祿可無斂有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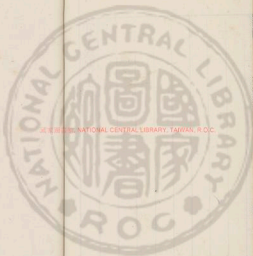
無赦為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



管子卷第七 終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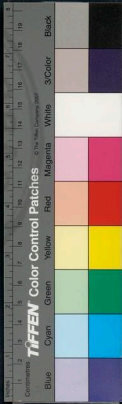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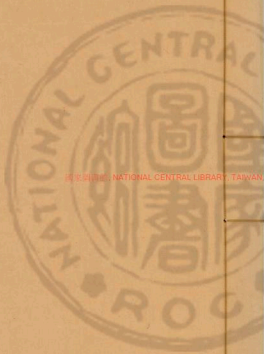
202503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402518 v.5



管子卷第八

唐司空房玄齡注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中匡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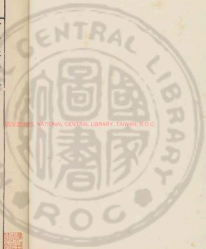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

仲懼而復之。淡白也。以賓客之。公曰。吾子猶如是

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之。四鄰賓客入者。說出

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





者悲。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

不譽。汚名滿天下。壞可以為粟。播壞則生粟木可以為

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

為譽。財安可有。有則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公曰：民辭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

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歿罪不殺，刑罪不罰。使

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歿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

魯盾一戟。魯盾也。既出盾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

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

其罪成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

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

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安卿大夫之家而

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助大夫家安則大臣盡賜小

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

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

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

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



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妾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存。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過而有者。亡矣。古之墜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者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飲酒禮。以尊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

生。道之飲。以樂請。不贊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高不辭而出。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厚。憂博則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  
父也俱子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  
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  
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謂矣君奈何其偷乎管仲  
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  
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  
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  
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

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博學也  
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  
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成王薄稅歛  
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  
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虛苑囿困滯皆法度不亡謂  
謂穰穰不潔清者也因滯謂發贏微隱者也往行  
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  
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逆不却  
也此爲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權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袍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執擊鼓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

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申鈞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拘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



曰不受也。夾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殺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

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修。戮之，以若不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非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桓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為施伯從而笑之。其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修賢人。言多所客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

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功足使魯敗而齊克也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一事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取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魯失天至於魯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魯失天至於魯成人事則一忽因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之意以成其功勤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之意以成其功勤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之意以成其功勤而

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功足使魯敗而齊克也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一事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取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魯失天至於魯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魯失天至於魯成人事則一忽因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之意以成其功勤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之意以成其功勤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之意以成其功勤而

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功足使魯敗而齊克也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一事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取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魯失天至於魯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魯失天至於魯成人事則一忽因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之意以成其功勤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之意以成其功勤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之意以成其功勤而

君之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至於謂魯師與齊戰能堂阜之上堂阜各鮑叔被而浴之三陰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誦纓挿衽將使人操斧而立其操斧者將受後操斧者將受公辭斧三然後退之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言君賜之或高感之黃泉歿且不朽言君賜之或高感公遂與歸禮言君賜之或高感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言君賜之或高感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甲聖侮士唯女言君賜之或高感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陳妾數千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



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制五家為軌  
 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  
 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  
 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  
 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  
 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文政聽鄉各  
 保而聽鄉之聽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  
 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  
 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石不可使移處移處則其

言呢其事亂也

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

與燕則處農必就田壑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

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

每州之士羣萃共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

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

此且昔從事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

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是故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

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

中又權

管子

卷八

九

字





其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為田器。比耒耜殺芟。比偶其耒耜殺芟。及寒擊豪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耨。耨謂復種既已，均種當疾耨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鋤。耨，耨也。耨，耨也。耨，耨也。以旦暮從事於田，墾稅水就功。收便事而省費。別苗莠，列塚遊。遊，容也。謂苗之首戴芒蒲，莠莠以爲身服襪，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而野，不爲姦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即足可賴。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也。戚農，故聖王敬畏農而戒迨之。功謂堅美。今夫工、萃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苦謂厭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用之事相高。旦



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需容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

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瘠

而不移矣差也音楚能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則軍令而

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

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

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

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

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

陰春說什也  
大地高低也  
大地高低也  
大地高低也  
大地高低也



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相親及

以祿則思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無後則德絕也故人殖種生也省刑罰薄賦歛

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

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財舉而夫之民則勤而不用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

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

其可乎欲從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

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

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

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

管子 卷八



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願習其兵事故曰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

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蒐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

順殺氣。因治兵。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凶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



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  
足以相夾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  
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效士謂先誅無道以定周  
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困也正月之朝鄉長復  
事復白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  
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刑其罪當入於  
有司已於事而後既畢於上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奉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  
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其罪五有司已於事  
而竣於是手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  
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公令官長期而書伐  
以告伐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  
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以懲善待時待  
之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





三選大夫  
大夫之選  
大夫之選

政謂此人所稱柄之言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  
宜也可以補不善之缺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  
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而與坐更省視  
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立之又時設  
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退而察問其  
相與管內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  
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  
大夫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高子國子退而修  
鄉大夫之選鄉退而修連連退  
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

大夫之選  
大夫之選

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  
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德義  
人不義之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象三出妻  
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同極二三其德女三  
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是故民皆勉為  
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  
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是故士莫  
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  
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大夫之選

大夫之選

大夫之選

大夫之選

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



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

輕罪入蘭盾鞮革二戟論卽所謂蘭鞮兵架也鞮革重革當心者之可以禦

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有薄罪入以半鈞有

謂從坐者分其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

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

得其不直者則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惡

金以鑄斤斧鉏耒鋸搗試諸木土搗耒類也鉏耒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

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

牙爲大諫

所以諫

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

理

官寧戚爲田

故以農事自北也隰朋爲行

行謂行

以通使曹宿孫處楚

商容處宋

李勞處魯

徐開封

處衛

尚處燕

審友處晉

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

也

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

幣足之

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

士飾玩好

使出周游於四方嚮之諸侯以觀其上

下之所喪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攻之

內定矣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

公曰





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  
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親於諸侯見  
也  
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  
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  
反其侵地常滯謂常滯也使海於有葵或謂水交故令  
渠彌於河階後狄之穿渠網山於有牢城之立  
扶山以爲恒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使海於  
有葵渠彌於有階網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

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地名

使海於有葵渠彌於有階網山於有牢四鄰大

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

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

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

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

平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名存魯蔡陵魯地名

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征伐楚濟

汝水伐楚時踰方地謂方城望文山楚山使貢絲



于周室使首楚師即所謂擊成周反胖於隆嶽周有事歸于齊齊太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缺之後故言陸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而騎寇始服北伏以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高陵門方舟投附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縣車東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晉則已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

齊魯行原

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盟書於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然後舉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慢兵不解鬻鬻所以藏兵謂骨者之屬不解鬻無弓服無矢或弓亦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解實謂爾伯舅



母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命

臣無下拜。爲臣不臣，臣承命而不亂之本也。桓公

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虜。

南至吳越，巴狎狗張，不度懸壘，黑齒。皆南夷之荆

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

曰：夫鳳皇，鷲鳥不降，而鷹隼，鵠臬豐。庶神不格。庶

蓬蒿藜藿。德平竝與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

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

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顛咫

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

大德義後日昌明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時雨  
傳曰龜長筮短詩曰稷粟出卜

德義後日昌明  
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  
假至

坤利牝  
馬之貞故從地出乾

三祥謂龜龍  
也雖曰受

關書來黃也  
雖曰受



齊侯

卷八

七

旃

華門

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

焉。桓公愛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

弑。成氏通非公夫人姜文

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注：亂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貢也。執玉以見，請為闕內之侯。闕，謂齊國。而桓公

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

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闕內之侯，而桓公不使

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曹，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

注：謂桓公繫養之，言其良也。

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

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

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齊以良馬

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齊以

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橐，立粉

也。垂，橐也。空也。橐，以給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

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

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



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  
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  
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  
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糶而不  
稅糶亦不稅以爲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  
蔡郟陵培夏竇父丘皆魯邑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  
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鄆蓋與社丘以衛諸夏  
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  
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

行地滋遠得人彌眾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圍武事立也定三革  
革車馬人皆有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甲曰三革  
以與西諸侯盟也謂與西諸侯盟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  
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  
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  
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  
諸侯不懼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  
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周其小

人不失成命

謂給小人懷德而

夫如是居處則順

出則有成功不稱勳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

天下

既以乾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

桓公能

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

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

上言何功而

不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

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

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

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

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

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

以獲生以屬其署領

屬綴連也

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

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

言子受政而輔我我

則勝君之任也

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

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

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

而至舍側

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舍之側畔也

田莫不見舍而後反



其田必見禽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  
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  
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  
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  
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  
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  
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  
並更有不可於此  
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逸  
隨不勤後則亡  
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

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  
正與夷吾

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

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聞方為

人巧轉而究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

為人也小廉而苛音道苛密伏習也足恭而辭

結其辭能與  
人定交結正刑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刑俗  
同使之游刑必得其歡

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

退或三使行  
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

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照朋請立







管子卷第八

終

管子卷第九

唐司空房玄齡注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戒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



管子卷第八

終

管子卷第九

唐司空房玄齡注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戒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



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  
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  
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  
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  
言令寡人  
有所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  
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  
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管子對曰君  
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  
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

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愛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  
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  
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  
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  
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禮自愛此命將  
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  
行所謂以神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  
也九  
此欲書其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  
所定令也使稅者百一鍾飯今百石  
而取一鍾孤勿不刑  
因朝廟而定澤梁時縱放人入  
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  
樂其



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習稱疾紉猶瘳也自瘳其習若有病也召管子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鐘磬之椽千元反椽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琴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

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廣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子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子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樂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樂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所廢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守之桓公曰



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  
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  
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爲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疆  
者勿與分於疆若教三國是分於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  
哉三君既失國管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  
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  
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  
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  
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

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緡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  
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緡帛鹿皮報則令  
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燬燬  
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  
也令其人有喪離雄夫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  
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塞取宋田夾塞之故水不得東流而川深滅境四百  
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  
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



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  
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  
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  
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  
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  
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  
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仲父  
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燬  
燬焚鄆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

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  
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  
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  
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智勝而齊  
自服故曰以文克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  
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  
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  
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多會  
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



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今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隈，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餘百代子無敢逐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擊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汝音噴，汝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

存晉公於南。自伐率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尤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敬化移風。

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

賓德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

強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



之僂其異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明威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派持其凶暴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兼正之國之謂王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者德與我共彼與我同則不取德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其威易彼危則此因暴君人者有道有道也霸王者有時必據其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道也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尊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國之亡也鄰國

有焉因其區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鄰國而取之

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國危則聖

人知矣惟獨見之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

意也不當所以資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

諸侯諸侯懷德而歸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夫兵幸於權權幸於





地兵爭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利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賚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神地均分可以臣故地自利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權加謂更而不費者也

此言地之利也

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存已權以姦倭之罪刑天下之心所懼也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除而凶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一人而天下勤罰如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取天下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或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獲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

此言德之利也



者明聖也

言其言不聽而

夫一言而毒國

謂其言不聽而

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

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

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

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

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

謂獨斷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

聖人畏微而愚

人畏明

聖人能加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也愚人

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聖人知心者之內

功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

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

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典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

攻國

其兵起而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

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

也本大而末 堯近而攻遠

而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 中河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咸



振天下。今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  
明王爲天下正理也。正理而動，故能按疆助弱。  
按疆助弱也。德義如此，故諸侯之所與也。與親百姓之所利  
也。德義如此，故諸侯之所與也。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率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  
也。其繼改精於推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  
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  
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  
也。諸侯皆令皆從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

險已獨易。

易守難攻，不中固謂

國非其國也。此三者

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

大政則國小，政則國大，而不爲

者復小。大而不自爲，則疆而不理者復弱。疆而不理者復弱，則綱紀亂

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欲寡。寡而無禮者  
復賤。養而無禮，則位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

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故觀國者觀  
君。君爲觀軍者觀將。將爲觀備者觀野。野有障

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其將如賢而非賢也。



外騎而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耕者而三守既失  
內愚而其國也。三守謂明賢精地大而不爲命曰土  
滿。謂土滿而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兵威  
而不止命曰武滿。謂武之爲言也三滿而不止  
國非其國也。三滿不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  
不耕則卿齊而不臣非其卿也。卿齊不臣化爲人  
衆而不親非其人也。化與不親夫無主而欲富者  
憂。無主欲富者得小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  
伊行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夫上夾而下

宜。宜包裹也土教國小而都大者戡。此二者常有

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

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

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夫

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聚也君命不堯舜之人

非生而理也。化之祭紂之人非生而亂也。化之故

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

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

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

此二者常有



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

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勝故可

以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疆

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

疆重皆國之盛感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盛者有

時而衰衰因其氣息之勢大者小之疆若弱之重

者輕疆國衆合疆以攻弱以圖霸兩時疆國衆多

弱疆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兩時疆國少衆

疆大之因如此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

非言王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

之時

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

禍福之門疆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衆先

者所圖疆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

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面不

最心雖方直列不讓賢列不讓賢使賢不齒弟擇衆

未為其最列不讓賢列不讓賢使賢不齒弟擇衆

舉稱爲賢無雙方齒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

定貪大位之利而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夫先

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其立之也

以整齊整而齊之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立



政出令用人道

政令須合人心

施爵祿用地道

地道平無私

大事用天道

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

是故先王之伐也伐

逆不伐順伐險不伐

以正使之易伐過不伐及

過者其太四封

之內以正使之

以正使之諸侯之會以權致之

以權致之

致之則不

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

長其地則自服速而

不聽者以刑危之

刑師以一而伐之武也

一不

我之此服而舍之文也

以服舍之文也

文武具滿

德也

天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

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

伐國者不

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取小其失

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其失之

也以離彊

離彊則事皆

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

服近而彊遠

謂用彊兵或遠

王國之形也合小以

攻大敵國之形也

以負海攻負海

謂以壁夾攻壁

也自古以至今

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

功名者無有

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

者也夫欲臣伐君

以臣伐君若湯

正四海者不可



以兵獨攻而取也

謂當兼下事

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

權權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

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詳必加於暴相形而知可

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

以攻衆量我者寡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

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

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

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於

合今時理世不在善攻在於霸王不在成曲在於

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權倒則理則謀

易而禍反謀事數易計得而彊信信則功得而名從

權重而令行國其數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

謀爭利爭權先此三爭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

今國一輕一重者刑也輕則則重令兵

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故精於謀則人主之

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疆

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



此等少者  
乃上之者

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  
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今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  
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  
攻謂為利德義不施  
鄰國必怨其威權既動  
移所惡而德惟動所惡而實寡踰者疆移所惡而德  
移所惡而德但疆而已不能至移所惡而德  
移所惡而德王今能事破一國守其疆  
今能事破一國守其疆者亡此說一國不能守疆令  
此說一國不能守疆令擅破一國疆在鄰國  
周第二十四當察同者

內言七

凡立朝廷間有本紀所問之事必  
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  
臣典義祿予有功則士輕疾節上帥士以人之所  
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  
之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  
人上功有能然後得  
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文也  
易猶則  
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  
故人不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法獲  
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  
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因  
老則君親令不遺忘故不怨  
故不怨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難也舉  
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  
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  
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





管子

卷九

七

功先開大功則勞臣說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從微而至問疾事之孤

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謂於與之死事問少壯

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謂其數則問疾事之寡其

饋廩何如寡謂其妻饋廩言給其食問國之有功

大者何官之吏也謂何官之吏試問州之大夫也

何里之士也謂何里之士問州之大夫也

其更當厚謂其更當厚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令其

事之久留也何若謂其事之久留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

也何待謂其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謂其也

所慮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謂其也

也問知其族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謂其也

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問

存良家全活之如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

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謂其也

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

之別也謂其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

也謂其也

也謂其也

也謂其也

也謂其也



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

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

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

謂收入子弟以

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

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

者幾何人

出謂久母在分居者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

人吏惡何事

不使謂不用其吏不

士之有田而不

耕者幾何人身何事

既不耕此人

君臣有位而未

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

家園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

夫者幾何人

謂士無資而被大

官賤行書身士以

家臣自代者幾何人

其人居官少職自行文書身

如其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

承吏

謂無餼而

空理事

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

乃左官

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

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

既自力田

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

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

謂不以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

別券謂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

伏利謂



管子 卷第八

敵不見若銅銀山及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  
溝澗可決而澗溝者人之為害者言何物  
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  
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  
利備用者幾何人能辨女工之事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  
謂辨物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  
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  
乘也牽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  
相配以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益百姓者  
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士之可以  
急難使者工

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  
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則能利城粟軍糧其可  
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  
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甲兵兵  
車旌旗鼓鏡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疏藏  
器疏畫而可弓弩之張弓弩之可衣夾鉞鉞兩刀  
以藏者鈞弦之造鈞弦所戈戟之緊緊謂其其厲  
衣也其鈞弦之造以說弦戈戟之緊堅強者其厲  
何若其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  
宜修者於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  
故物何比



起者何待

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虞器謂貯庫而爲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

鄉師車輜造修之具

其繕何若 輜謂車之有防工

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

備用必足

方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主植不堅故不可伐其材必以冬

冬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用且諫而陳之

以爲行伍當慎而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腩其老

而必者皆舉之

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腩

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

出入死生之會幾何

若夫城郭之厚

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

幾之

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

各有處藏

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

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

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

何年矣

所辟草萊有益



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

也謂其事業幾可以益人者所築城郭修繕閉

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謂

關隘之築亦當從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

故曰益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當制地之時君爲

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地

覆育萬人言其出於地人得以官

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

自官府已下非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

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

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之財具

也言布正合民寬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理

普而德營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

如此則九軍闞者諸侯之隙隙也謂隙也而外財

之門戶也德國之時萬入之道行也謂因此明道

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任

再重而告之

管子

卷九

管子





關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

征於市謂空買虛車勿索

其類徒負勿入徒負負貨稅以來遠人此可以

未遠十六道同齊民元有十六道身外事謹則聽

其名謂五入於關者身之外事也視其名視其

色謂其色之是律是其事稽其德是正其事以考

合也以其外則無敦於權人以其

困貌德其厚技擊則不惑行之職也此字行着之義問

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信故傷

德厚而和可以構結四

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

故曰以后鄉四極令守法之官

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失經常其運行之

失於經常

謀失第二十五

靖靖而悅

管子卷第九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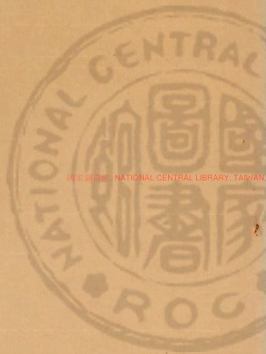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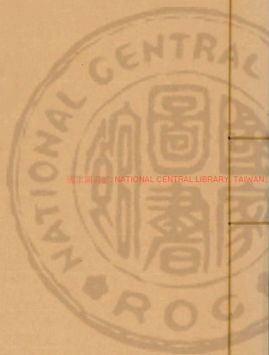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公將本府同知官印以此書贈與特州  
前平樂府司馬曰亦先王之詩已何

內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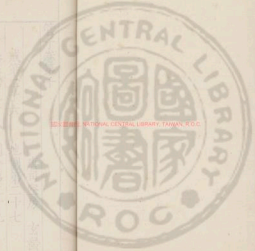
武第二十六

卷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二十七

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441679 .6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管子卷第十

唐司空房玄齡注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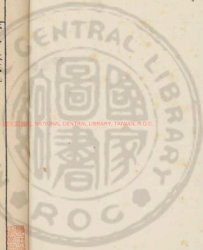
君臣上第三十

戒第二十六 所以陳戒拒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

管子卷第十





所以養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備其變也六氣禁止  
其生御正六氣之變即好惡喜怒哀樂  
聲色之淫所以成邪行仁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  
口言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  
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  
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  
道始若而代之利則非仁義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  
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道德  
當身故不以物惑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  
茅之中而無懼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

色神器也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

者不動而疾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戶

不為而成無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

者可謂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故曰不動

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故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  
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心不動使四肢耳目  
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令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  
勢列而下故萬物成也不物然四肢耳寡交多  
萬物情目亦當無為故曰不物然四肢耳寡交多  
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寡事成功謂之知用  
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



故能聞一言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物不  
而得物貴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  
良人。不以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於其身心受行  
者必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忠信者交  
有邪行。之慶也。行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言不外不正  
能慶交友之善。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  
誦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桓公明日  
誦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桓公明日  
流澤徒爲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望  
弋在虞。多悲焉故於此也。或管仲隰朋朝公望  
二子。施弓脫鈇。行法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  
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

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子  
不能爲羽翼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  
所以當憂。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  
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  
此而又近有色。而遠有德。雖鴻鵠之有  
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無益不濟。雖  
舟楫徒施不馳。雖言桓公覺然。遂遁。管仲曰。昔  
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  
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



患歿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歿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接綬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齊國之法。素賢必自里始。故再拜頓首曰。孤之令里官。進。二子將。辨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穆其所言。以薦其痛。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

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

老弱犯罪者無刑。則罪三宥。則罪三宥。一曰。不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

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也。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

射祭。然然後入。澤。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焚鹽。不設。其處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

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胡州至其下。北伐山戎。出

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故今伐之。故其筋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桓公外舍而不彙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中婦  
諸子謂宮人益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  
有行何不出宮之號君將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  
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  
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彙饋  
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彙饋君非有  
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  
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  
能知我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

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  
之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不爲人持接也爲饋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  
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意者更容不審耶中婦之事

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審於  
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審其  
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  
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  
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  
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

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中婦  
中婦之子內  
宮之號君將  
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  
能知我



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

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

彼必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

甚已，猶太也。言憎見一惡，終身不忘。

桓公曰：然則

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

好上，識滿野。知遠大之事。

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

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勝人，亦生勝已。

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

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

若皆知

雖於已將不勝任而改明，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

不怠公門，居公門，不怠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

怠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

大仁也哉，其朋乎。

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家之幣五十室，言其事大而

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

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

首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

矍已，謂未止也。

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

也好善，寧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

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





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噬嗑，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噬嗑，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聞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聞方在衛當謂君之位今去而事齊則所望君必不與于來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聞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

公子聞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歿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鹹，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九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輾轉之險。謂路形若棘而又輾轉險

短語一



氏東南有鄆其水滂第濫車之水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陵陸丘阜之所狂宜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草謂其草澤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能有所覆藏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坑塹不可植壘必盡知之此皆與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蓋謂在然後可以行軍製邑來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固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之形故主兵必察具者也主明知將能之謂察具明

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當德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明私財供軍所求若重嬰李牧之為也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編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太強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強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必備，若水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

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師也。此者三可當一。三至當一軍。師之至可當一軍。當一戰。軍之一至敵國，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殫，盡也。十年之蓄積，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一戰之能盡累代之功。



之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接兵必卒表刃折實則空耗鋒未破敵勝矣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于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于爨骸則財竭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是以聖人小征而拔九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募其數不出於計。小江謂謀暴國大匡謂王天下旣合天時又得地利利用者日衆者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散也至兵不完利與敵與獨行同實也

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佞者同實。

後謂無甲弩軍水者弩

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

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鐵者同實將徒人與佞者

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後軍也人短兵待遠矢與

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

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

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

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

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



心一器謂解之器其器既成取往之二器成驚夫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一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一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

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聖人賢士不

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

官職有道術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耳

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

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或後有名武王非於甲

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最

大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

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已國與築堵之牆十人之聚

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

日五間之謂謂私候之假令禁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不徧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為家故





偏知天日一聞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勸衆當令主者日一聞

下也談之其間疑之也或散金財有所華實或用聰明度其不成也故善用兵者無溝

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傲不苟聚不妄

行不强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

不用若周幽之偽諂也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

用兵者攻堅則勦勦守國之名也所攻乘瑕則神

暇謂也脆也所乘瑕攻堅則取者堅所攻雖堅能

乘然五解故若神攻堅則取者堅令戰者則以

士卒堅乘瑕則堅者瑕則以士卒廢弱故也故堅

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屠牛坦朝解九牛

而刀可以莫鐵削也則刀游聞也故刀不虧故天

道不行屈不足用空者必斃天道若及天從人事

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日器備不行以半

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故軍爭者不行於完

城池行謂先視之也欲以軍爭而有道者不行於

無君機彼無君亦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規以

知其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

將去楚幕有鳥之北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

衆何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



然未必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  
能富富者其道必強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  
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必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  
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  
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  
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  
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

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官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此謂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聞問謂隔礙不通也人其所與為多猶揭表而今之止也揭舉也末謂以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今之止也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故能象其道於亦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變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法也謂能本道上盡巨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道而立法能上盡巨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效其業上下相希



言相希准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以爲法也所以參驗曲

吏胥夫任事吏胥夫謂檢束尋吏之人胥夫亦謂檢束尋吏之

人胥夫亦謂檢束尋吏之人教狂百姓論狂不撓謂百姓有不

東百姓之官謂不撓之官賞狂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

以賞私謂賞私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如此則人胥夫

故入可以守檢出可以野戰也謂入可以守檢出可以野戰也

之事究矣吏胥夫盡有管理事律謂管理事律律而論法辟衝權手謂衝權手射文効不以私論而以事爲

正謂射文効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也謂射文効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下皆據事以爲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

吏胥夫之事究矣人胥夫成教吏胥夫成律之後

則雖有教懇忠信者不得善也謂人皆忠信故無

有獨得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謂人皆忠信故無

敢爲非錯有豫謂人皆忠信故無怠不得爲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

君者因其業謂因其業乘其事謂乘其事而稽之

以度謂以度又以國之法謂以國之法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

之厚而民不慕也謂善者不敢橫暴有過者罰之以

廢亡之辱慘死之刑而民不疾也謂自應罰故殺

生不違而民莫違其親者謂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



主德之有常不輕爲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去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變象者明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人有常

禮尊君父卑臣一設而不更不改其靜此謂三常兼而一之

人君之道也入君無官兼統衆分而職之各有司存

臣之事也官故曰兼而一之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

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

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

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

而莫相德也下審更相序以上之人

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

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

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

也其體而外內別也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

也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爲人君者廢德於人者

也德廢人以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

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以食之各得足也爲人

管子 卷第十 定



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  
產則國家興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  
致效以立功不致效以立功不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  
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道也者上之所以  
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制令因相傳  
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百姓之力也君也胥令而動  
者也胥令而動者也  
是故君人也者無養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  
賢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宜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

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

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以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

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又有符節印

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

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

也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

也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上之道也

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

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尊臣職故

有司不任也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供





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舉君命而後行若耳目特上之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然預也矯事則爲有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成而實不足也爲上而矯特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逆之行謂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執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

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行公道而託其私焉不違公道更是不違私道也既久行私而不知則寢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是姦心之積也故言無積乎姦心之積復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誘若食之國無常法則大臣敢



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於外援外權。太子。文寵既隆又於大臣之助。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使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衣服。紳纒。盡有法度。則君

體法而立矣。

體猶修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

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為常也。

犯俗離教者。衆其姦之。衆以難救。高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

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第聽其兄。此至順矣。

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綽。古

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違者。衆皆從正。而獨違者。必為邪。正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





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誠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布之布之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史之首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相之法制也。

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裁百史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諫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論量實宜其而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諫之也。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史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若所與臣為信者時壁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謂百史之目也。是以上有餘日。上受要故而官勝其任。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故能勝任。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道猶言也。聖王拒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善知道理故言。



而相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  
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偽  
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  
人枉則道其人凶則害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  
茲是無以生財則其是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  
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符道之真以理  
字故道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  
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天下小君一  
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

諸民君之所欲人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  
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遠所惡者能除諸民  
故姦偽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

君若金埴  
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

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危財不能供

將殺

之嚴威不能振

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威不能振起也

嚴威不

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聞也

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

故不供有善者不留其實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

何有過者不宥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謂



不疾其威疾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徵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  
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而雨從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親也是以官人  
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  
之官而不自當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先  
過之也臣下莫行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  
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教之於  
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  
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相濟  
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

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是以令出  
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刑先王善與  
民爲一體以百姓心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  
國以民守民也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  
爲非則大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  
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而名爲明君者君  
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  
見耳自不壅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樂之  
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





蓋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以事者，必詳其可否，君之賢人之臣，其主也。蓋知短長與與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蓋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君之短長及若量能而授官，大授人官者亦擇其可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下不畜之，不畜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不事其，不事其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

管子卷第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注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居力強者征於弱者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



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

智者即聖王也。

為民典利除害正

民之德。

正人之邪德。

而民師之。

師智者也。

是故道術德行出

於賢人。

賢人知道術。

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

反道矣。

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非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

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

正其善惡之物。

虞其善理之違則為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

上下設。民生

體而國都立矣。

上下既設人則生其體也。

是故國之

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

君之體也。

君之所以為

君者。賞罰以為君。

君不足資。

致賞則匪。致罰則虐。

罰而無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

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

虛。則下不信也。今虛則人無所益。多故不給也。罰

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

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法。旌之以衣服。衣服破

也。富之以國粟。粟謂財貨所資之以王禁。禁令行

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

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



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既盡其勢遂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未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東布之罰。本謂舉也古者罰刑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爲之視治令出賢舉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爲之視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讓讓則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當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送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

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

上下不交賢人則不來。

人。不來則百姓不用。

百姓無賢人則不知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則君

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

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

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

之勝。亂至則虐。

勝謂凌駕於君。勝至則北。勝至則推降故敗北。四者



有一至敗敵人謀之

四者則上之四危也

則故施舍優猶以

濟亂則百姓悅

言施恩厚舍罕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難故百姓悅之也

選賢選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

則通亂隔

受謂遠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男女固難先通難令能隔也賢賤有

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

下無怨心

謂火而不行此五者與德臣過存國定民之

道也天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

國之所民所君也

民者君之所君也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

制之此一過也

言民惡君之制巴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

民非其民也

二務謂在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餓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

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

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

穆猶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

悅也或至於篡殺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

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

亂臣國家之哀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

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

力以役其上

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





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以正古者有二言，精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棄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棄入也謂外資游說為惑愚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賢人主遂行詩誦所誦，既費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賢而後賤者為之學也。所學後之人前得養廉今忍論賤然賤者必思養常何若

以與稱故謂  
之伏寇也  
君以得意故曰  
不能食其意也  
不能侵其勢  
君之勢比黨者  
爵列於朝者  
此止詐拘姦  
厚國存身之道  
也為人上者  
制羣臣百姓  
通中央之人  
和之左右也  
左右之人  
在臣與君和  
是以中央  
之人臣主  
之參左右  
之間參會  
其也

以與稱故謂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歸君以得意故曰刑罰亟迫也。既不能得君意大臣不能食其意也。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之左右也。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之人謂臣與君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間參會其也。制今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取威也以急



行善則足使君之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行善則足使君之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

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威惠遷於下之為緩故能惠人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下以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為勞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故曰環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君故爵制不能加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行善則足使君之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行善則足使君之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

威者也。詭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

威者也。詭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以感衆如此者欲脅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而不出行者將

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

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為寵者。從此數之因也。實

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

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

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是以為人上者。

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







管子

卷第

七

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故能飾大義審時

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皆得其宜明君之

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

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

政刑牽於衣食之利。聖明臣忠則國理則人

繫繫於衣食。故慮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

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通力不同成無勢也

無所立。後有勢然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為然若

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

者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義審而

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

則上無危矣。國既明德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

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

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

故民迂則流之。人大迂曲不民流通則迂之。

寒之決之則行。寒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

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

管子 卷第 七 章

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其項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君臣父下有二實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之官。五官謂五行之官。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惡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罔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遂

子傷義。謂王嬖嬖設其賢，寵子不禮，私愛驕，勢不立倫。嬖子者，所以備中。也。故禮謂私交，雖嬖之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嬖子爵位雖尊，禮無不行。異必循行之，以禮也。遷為都侯，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

其都，雅安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習之，章未然則憚憚，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嬖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鄰護人不敢作矣。嬖威重則兄弟和，故護人無所作其護矣。

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法，獲美於此四者，參伍任偶相與俱得其事。是以既周然後舉用之，觀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



下之人無諫死之若明相賢必從說如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若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憾矣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不以無德之人爲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會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趨於上列使而民不幸生矣有功德必賞用之故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

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

無別謂妻妾嫡主

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

族隨之故

曰失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

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

之族臣下陰爲要結其所謀者明而不泄以失族

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也

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

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

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有小人

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姤

紛言積姤紛

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

大臣亂相凌故亂也



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中民亂曰讙諄謂以智詐

而不相諫則亂也小民亂曰財匿賦稅重則財匿生薄財不

賈則亂讙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稱述黨偏妬

紛生變此三者或生變君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

則內定矣正始庶之名稽要安之疑不正者之重

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務農也

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新審天時天時各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發必考其定下十伍以徵徵得其定數下其

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通尚有不供者則加之鄉

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

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觀

如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泉風若

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

使之在泉以立風化其材能尤若此則士反於情

矣有能必任之以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

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

人不知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

取之丹青與珠各有所用之性故樂在山泉而藏

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而名之毋有過而妄

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

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富矣故不復問家

問家則左右悞媚者善當其過善故故先王畏民

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躬自行善持名操名去

人無不弱也謂躬行惡即是持名操名去

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

惡日聞人共畏之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奔在

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

爲功用莫大焉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遠

則衆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遠也我亦託焉聖人託

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難

託氣竭而不神所行皆可惡愛且不能爲我能也

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

愛且不能爲我能也





託氣既滿，令人受猶。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不得美名，況於惡之乎？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氣亦不能為可好。喻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怒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無聖德，外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滿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之所好，故或續之。或虛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罪也。故人之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得身

之過者，強也。強身之過，即治身之節者，惠也。然後理身，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人，如仁者。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於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於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來，懼身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而感則心不駭，念非懼氣以感





目。人以惡察懼已日見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

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槁，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

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響筴，故逃獸可

及。逋道可致。談謂射擊接反者也。感謂天下者，無

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

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管子

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也。謂用此

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是以被人嘗試多怨，爭

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大哉恭

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

理天下而不益也。直謂恭遜敬愛足以小以治一

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則恭遜敬愛理嘗試往之

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

治亂。有恭遜敬愛則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

敏愛身之紛澤也。故在

審行之身，毋息雖夷貉之

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愛厥凶暴，苟以審去

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思情

敬變化之，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



無之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則辱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奉遜敬愛可以變化受惡也故先王曰道者樂作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惑其不從故以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此言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速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

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丞嬰兒之未嘗於是丞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從本情未有能終為竟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耳必將復其不忠

四子者廢之官遂堂巫而苛病起兵

可頓踈也巫而公有期苛之病起兵

逐易牙而味不至遂堅刁

而宮中亂遂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

固有悖乎

四子既逐而有四乃復四子者處莽年

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

圍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

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

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

既而有兵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

既而有兵

既而有兵

既而有兵

既而有兵

既而有兵

既而有兵

既而有兵

既而有兵

既而有兵

既而有兵

既而有兵

既而有兵



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昔時也

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

者未尊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

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疾也葬以楊門之扇

謂父於地下乃援素幟以裹首而絕

幟所以矣

言其所矣

見者遂矣

於策調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于衛也

食將不得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

謂魯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懵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謂巴能不當盡之於君無所隱護桓

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懵愚不通，四鄰諸侯之

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

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

大富之。

无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其武忠誠收聚而歸桓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

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狂側，競稱於義，上下

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

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

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



德其或以朝令來告者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子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宜通官又台於美道事乎以此抑拒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於惡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緒緣緒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

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護賊是舍舍止也謂上舍賊於其旁與之有家不治借人為國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國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志意為生不相就意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鑿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在惑者失其性衆所怨詛詛說希不滅匹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器誅其良臣放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戲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請父推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輕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輕由至於刑罰雖益酷烈刑性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



爲我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漏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發揮臣皆欲共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昔能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有賢人讜惡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尊賤相親若兄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

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靳亾已說說以進於君專困寵位無求去也遂



進不  
退不  
知退  
知進

進不退而知退假寵需容假因也因君之尊其

貨賄卑其爵位必能奪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

不可退於君則言已能為輔河以敗其君皆曰非

我由商之人不言故君有美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小人酒是者君子故其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於心反規

賄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於心貪於貨

放不卷不友善士讓賊與關不彌人爭其人見爭

之心無獨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則可不則湛灑於

酒行義不從也雙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

迷或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況保界寵矜懼

夸者則保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捕援貨人捕

而按引者唯入則乘等出則黨驕其貨賄之人捕

又用黨而驕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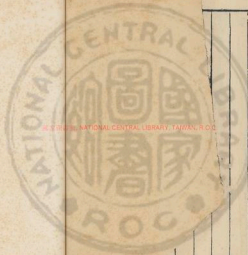
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此亦謂昔者無道

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虞

短語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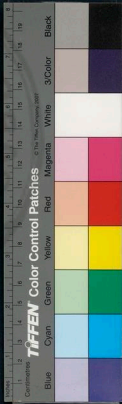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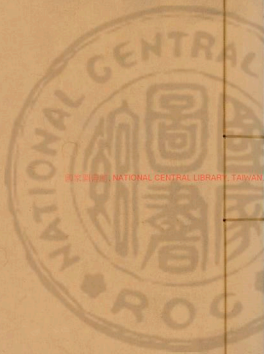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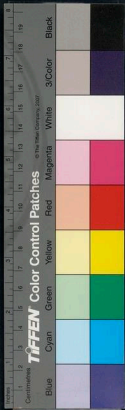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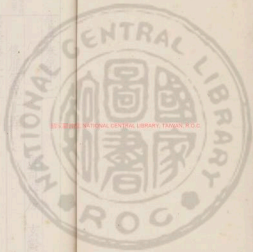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管子卷第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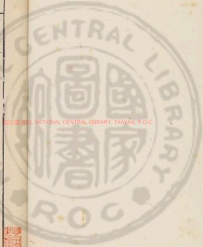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可與

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倍堯之時混吾之美政誅其不法以復古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

管子卷第十二



管子

卷十二

章校刊

此亦古非有出人之山不童而用賤澤不弊而養  
道修古而肥田同也  
足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牛馬之牧不相及自  
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  
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  
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故卿而不理靜也  
公卿不理其獄一跨厠一跨屨而當夾罪者今  
事以人計故其獄一跨厠一跨屨而當夾罪者今  
者一其變以取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  
之可以當或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  
滿稽而歿民不服非人性也敵也今周公斷指所  
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  
恩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歲以爲慎審

也罪定者或之然人尚不服其地重人載毀敵而  
罪豈人性之然乎鳴矣故也  
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  
致奪與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是以下名而上實  
既情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  
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聖人者省諸本而游  
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貴大昏也博夜也  
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問曰典時化若何  
大昏者則以博爲夜事故也  
謂度時與化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  
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氏以爲珠玉者佩不可  
食寒不可失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不重則強者  
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爲侈靡  
賤有實微無用則人可刑也賤之無用謂珠玉可

此亦古非有出人之山不童而用賤澤不弊而養  
道修古而肥田同也  
足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牛馬之牧不相及自  
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  
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  
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故卿而不理靜也  
公卿不理其獄一跨厠一跨屨而當夾罪者今  
事以人計故其獄一跨厠一跨屨而當夾罪者今  
者一其變以取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  
之可以當或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  
滿稽而歿民不服非人性也敵也今周公斷指所  
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  
恩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歲以爲慎審

也罪定者或之然人尚不服其地重人載毀敵而  
罪豈人性之然乎鳴矣故也  
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  
致奪與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是以下名而上實  
既情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  
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聖人者省諸本而游  
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貴大昏也博夜也  
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問曰典時化若何  
大昏者則以博爲夜事故也  
謂度時與化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  
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氏以爲珠玉者佩不可  
食寒不可失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不重則強者  
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爲侈靡  
賤有實微無用則人可刑也賤之無用謂珠玉可



賤而敬之若此則人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  
之賢不自可則也  
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  
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珠玉未  
學如常人貴未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  
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燦故為陰玉者  
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氣於山故為陰其  
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之靈以向月則水漲故勝水  
石大夫畜狗馬百姓戴布帛不然則强者能守之  
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珠玉可貴而賤之  
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若不貴而藏之則利於

強智卑弱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政與教孰急政  
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  
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  
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  
秋雲標然有愁悼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  
喻教者愛人之不令見其滅容人亦為之傷悼之  
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鵠之靜鵠  
潤爽鵬然和爽復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  
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譁躁之人亦皆  
恬靜喻教者灑之溫灑和順雖有譁躁之人亦皆  
而強學者亦能感灑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  
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見動則自怨使人思  
而蕩然自怨而蕩然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  
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教  
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  
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泉  
涌之則天下之賢  
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變而使之若樊神山  
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待受而後使尊  
衛其若若受祭神山設祭而指福者也賢者  
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  
不得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之則  
此也夫政則少則故於為政少則為則也若  
夫成形之微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  
驗者全在去則而後  
人雖太平之先兆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  
曰甚富不可使  
甚富則  
甚貧不可使  
甚貧則

取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遯竭平而不流謂水也  
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遯竭平而不流謂水也  
也平而雨不其無委雲雨則遯已雲以助之其雨必  
遯已上二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  
為下有比例而無親則流但行流受無所歸則  
其交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  
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怒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  
不為用者辭猶言有中不中此短下長無度而  
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  
不稱也本而祀譚次祖犯詛淪盟傷言譚迎祀之國  
事延及次祖更有犯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齊約  
詛淪盟傷言之罪



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為整齊要束尊天地之理所

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當震電罽為威薄德

之君之府囊也。為政者所聚則故成不可施之也故有數於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

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請問用之若何。王事

政何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

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

而士可成。取親也貴珠玉以君親自好事謂好為

強以立斷。發立其志仁以好任。所謂悅人君詩以

政年。君所以考考由為政百姓不夭厲。厲發六畜

遮育。五穀遮熟。遮也然後民力可得用。力全可用

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

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點不肖忽然易事

而化。去故而變而足以成名。半受舊弊承獎而民

勸之。承先代之獎而成能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

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勉所

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

不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





出田物有生莫能 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  
論故曰人之良 不有上事而又無惡天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  
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  
之傳革 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  
革之短教 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不  
取喻焉 故不民疾信人無信不立諸侯疾化變通之以盡  
故也 清問諸侯之化 獎 獎謂久行獎也者家也 國  
之笑則以 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重則當  
也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 皮好虎豹 重則當  
之君上金玉幣 君上則金玉 幣好戰之君上甲兵

傳曰事君  
可以得人  
則定其化

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 有田宅然後可 今吾君戰  
則請行民之所重 飲食者也 侈樂者也 民之所願  
也 足其所欲 贖其所願 則能用之耳 足欲贖願  
後可 今使衣皮而冠角 食野草 飲野水 孰能用之  
則君之不能周也 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謂富者奢  
則君之不能周也 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謂富者奢  
心則無物而苟且故不能致功 故嘗至味而罷至  
樂 謂富者走矣至樂 而雕卵然後淪 以灼之 雕燎  
力適 然後糞之 皆富者所為 丹沙之穴不塞 則商  
賈不處 丹穴而求 富者靡之 貧者為之 以得成

傳曰事君  
可以得人  
則定其化

此侈靡則重并也此百姓之息生百振而食非獨自  
貧者而為之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息於作業故能生此  
為也富者之尊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  
也豈富者為之畜化用今欲富此畜富者之法  
龍自為乎富者今欲化之使貧  
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  
之既使之多所費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  
之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  
也父繁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繁之子必  
驕之或空典爵名而無其位以  
消之富者先財物以請泰秋之  
有或有用財物博德於我  
若此者則其意而暴之時舉其強者以舉之而

又強則為之作強者強強可使服事服事也強者辨  
或令其有所執幸強可使服事服事也強者辨  
以辯辭則今強者辨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廉  
以標人富而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  
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  
之而流徙此謂國亾之郊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  
也之節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  
俗流通之俗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  
子則反錄即拍也駟馬之壯健者性惡者此謂成  
必寡故奔之喻蓋人之雄亦寡國富絕  
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成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者冥也順其性欲必取臣若能民欲佚而教以勞  
 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  
 勞致於耕民欲生而教以死或致於寇難勞教定  
 聖則有功或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成教定而威行發則莫敢當聖人  
 者陰陽理言法陰陽故平外而險中此則舍陰於外故  
 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精感則化之  
 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時應其  
 美不能求其端者蓄及之來事之端不知其兆者  
 也故緣地之利務屬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  
 其成以舉事則成也開國閉辱若言則辱可閉

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  
 之利則能參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成者順地  
 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成者順地  
 與其失人同與夫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  
 其道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  
 行也奈其竿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知神次者操  
 儀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竿當今巫祝知神之次伏  
 以禱神而謝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  
 逆舉之罪也既以謝過又當負中心無所  
 時也負其中辰其外專因有善則從無天外事之  
 時也而復畏強長其虛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畏



之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公曰國門則塞有姓誰敢故胡以備之。謂塞有以塞百姓弊而潰放故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者至於此如何哉而可擇人天之所戴。謂為厥疾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人天之所戴者也而承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維有寇賊無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若我何故安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若之何意之此亦然也。謂高予之名而舉之其各則重予之官而厄之。其之重官則因責其能歡悅也猶使則疎之母使人圖之。責知其能而以隨之猶使則疎之母使人圖之。任之則自誣厲

而無所願望降寵猶疎則數之母使人曲之。因不納侮使人圖之也。謂使而疎使人圖之也。謂使使人見悉陰謀曲害也。謂使強與短兵之寇也。謂使有能臣且長大甚大吾欲優惠除害將小能察大則通若故將反為害。謂使為之奈何。謂使之問潭根之母伐。謂使亦未可固事之母入。謂使母洎見之無使酒喝也。謂使得助佐章明之母滅。謂使之也。



毋失謂生稟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冰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

此謂今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之惡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

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藏其情而用也積

者立餘日而後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謂謂富而積財

者言而修食美事多體財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有所蓄其穀而收之

則當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人有主謂

緊縮也言欲繫屬於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

人必有所主主於用人此治用官取之以理其器

用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無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

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則公私共積之上樂積一分下亦百姓無實以利為首無他實唯以利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則從而歸之也利

然後能通則國亡也通然後成國利則不通利靜而不化

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視其

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幸而齊之不可使謂其

役若此者使之幸與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

利之人而齊之也擇其好名好名不虛譽之

名者則擇之使為典利者之長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財乃彌積

故為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

積財之功未成事未

積財之功未成

積財之功未成



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

泉共言此人有名

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

既有獨名又有言名

然後可以至勝。先其士者之為自犯。

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

反自先之是為。後其民者之為自賤。

人能與列亦當先之充國

今乃使之是為。輕國位者國必敗。

輕國位則有議君之心故

國敗。疎賤賊者謀將泄。

疎賤賊則有外母仕異國

之人是為失經。

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

毋數變易。是為敗成。

數變易則事繁而大臣得罪

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

為使國大消。

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強則國消也

三堯在

臧於縣。逆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凶乎。

鍾使三

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凶必不

竟在臧

逆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禍福。則國從是器

竟在臧

取而凶乎。器。辟之若尊。譴未勝其本。凶流而下。

謂

也。雖克守。藏不施。必凶。猶如尊位。將反而未

謂

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

謂

令。苟下不治。自處其高。欲下。行。此謂殺事立而壞

謂

何也。兵遠而畏何也。後壞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

謂

積也。民已聚而散何也。無道故報安而危何也。不

謂





諸故也皆 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  
 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從來遠者必謹於  
 信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遠則令之若  
 也此者則可 亾國之起 毀國之族 則兵遠而不畏先  
 以立功 孫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則 國小而修大仁  
 兵易達遠無兵則威息故不長也 遠大雖復行仁不  
 而不利 猶有爭名者 累哉是也 遠大雖復行仁不  
 是利而納與他國 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 以待  
 其名是必自爭者也 其害雖聚必散此以勢危者如是者先難聚後必  
 大王不恃眾而自恃 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

而無害大王寶父為 仗所攻乃去齒之族杖策而  
 之一年成邑 二年成郡 三年五倍 其初言大王雖  
 有眾不恃 但自恃其德 故百姓隨而聚之 供其所  
 功而無危害者也 疎戚而好外 金以仁而謀泄  
 賤寡而好大 此所以危 言自疎已親好交外人 雖  
 既盛且寡 好為近大 眾而約 約束也 實取而言  
 凡此皆危險之道也 讓言更成 遜讓 行陰而言陽 於言更成 顯密 利  
 人之有禍 而生利 言人之無患 入言更成 顯密 利  
 獨有是若何 如自眾而約 巴下公問之 是故  
 之時陳財之道 可以行今也 利散而民察 必放之





管子

卷之四

七

身然後行

管子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

置之於身

勿令下知然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

豐其時

豐其時也居喪者毀厝之息謂增長

以起身財

豐其時也居喪者毀厝之息謂增長

一親往

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

此謂眾約

起財故曰眾約也

巨椁

巨椁所以起木工也

美壘

美壘所以文明也

巨棺

巨棺所以起木工也

多衣

多衣所以起木工也

所以起女工也

習為女工也

猶不盡

故有次浮也

有差

樊樊者差也

有差

樊樊者差也

有差

樊樊者差也

有差

樊樊者差也

有差

樊樊者差也

有差

樊樊者差也

有差

樊樊者差也

有差

樊樊者差也

有差

樊樊者差也

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今安樂鄉宅享祭先祖  
之或有新來號誅也他鄉者皆誅思於他鄉者則  
之丘此皆欲留止人際不令轉移斷方井田之  
數謂分人之地每縣定其方乘馬甸之衆每一甸  
數而立之田數屋三爲井也乘馬甸之衆每一甸  
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爲甸之乘制之陵谿立鬼神而  
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皆以能別以爲食數  
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井能多者食衆能少  
人本之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  
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  
祭祭以歸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艾當受  
地與河也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封者艾謂祿  
制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君始者始  
一者制別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

爲君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  
者也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之君本既  
無地故取先受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  
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  
者地均從者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  
若一也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  
事故艾取他國之地與  
先者均齊若  
一則止也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地分則上事  
霸王謂政命以生立其  
功九此皆爲重本也是爲十畝分免而不爭言  
先人而自後也再倍區也十畝謂十里之地每里  
爲倍區而與之不取交爭如此官禮之司言國官禮  
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先後功器事之治各有大小  
昭穆之離先後功器事之治各有大小  
昭穆之離



各定其先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後之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食功而省利勸臣何其有功官其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勸臣無功則巨勳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守理小利而移也治故君名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君臣掌則上下均口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於不賢則動

此以上下  
用之在禮

請用上之而已而役賢者昌成故禮昌上義以禁暴不宜故祭暴也尊祖以敬祖所以敬始也封之君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爲主也戴祭明置至明而置之大夫聞君也爲主之重者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兼饋常禮而祭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

卷之四  
禮記  
卷之四  
吳內閣



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兼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論此言也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謀不明於致自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諸侯之理水汚殺言然人必有所許殺索錢者所以快達而衣言此者欲相公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聖人亦何能用之竟為已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故道謂堯王之典刑然後化時乎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

世世世世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

成新道定國家國安而鄙富其美於朝市國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其美於朝市國國富而鄙貧必苞其財貨好道制以市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其物莫知盡入於市以中人不虛販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則自勤而不怠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故能起本也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損用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之長無千乘有道不可修也千乘之國有道以人爲之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鬼神怒之難其旅若也

管子  
卷之五  
法法  
管子  
卷之五  
法法





多彼則服 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 若財萬倍多彼而從之 如意故可以成功 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而觀者莫能識之 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 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爲帶矣 請問爲邊若何 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 邊者高國交平冠戴同每日有變 民未始變而當應候而變故不可以常智 民未始變而時也更益其謀 故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 曰是爲自亂也 今人未嘗變而謀爲變此謂先因其謀 後以事任之 因其所謀而用之 此也 上方百里之地 樹末相望者 丈夫走禍 婦人備

食 謂百里之國自馮都至邊境 尊於高險之處 樹立其表 使遠望其有寇賊之機 丈夫則走而奔命 婦人則備內外相備 以給外故曰相備也 食以給之也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 稱本而動 要此二時而有積 但經一日改費千金 故爲 候人不可重也 唯交於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 候人之來入因者 候人不

上能必於邊之辭 候人謂謂候之來入因者 候人不 可使重之 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 行人不可不有私 境之辭至國不易者 其可重也 行人不可不有私

不有私 所以爲內因也 行人使人也 若何而可 有私 能爲國內 使能者有主矣 而內事 使人出竟必有 成事者也 無萬世之實 能成萬世之實 國

說成內 萬世之國 必有萬世之實 能成萬世之實 國









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犯

強而無私害謂與強弱以公義故無私怨也為之若何

對曰國雖強今必忠以義令德以義雖國雖弱令

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強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

禮弱則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

人之禮也禮之加功於人而勿得求功而不所索者速矣索

而謂民者所爭者外矣父事無禮者明無私交則

無內怨謂交則不公而與大則勝謂與大私交

泉則怨殺夷吾也故君私父者夷吾之如以予人

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

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則食

外內之患謂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禮義者

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且君臣之屬也

以義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使君親之察同索屬

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使人

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

不謹也故無愛敬或此為仇賢不可威威賢則邪

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杜事之於前易也水

鼎之汨也蓋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

人聚之壞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灰之若江湖

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成者則君量求珠貝者不

令也君之於人有濟輸運若水珠選神而遠執交

解者不處見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神長

不敢留虞其遠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遠夫事左

謂人君有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

不斃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

謂君為已同如故則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

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往故天地

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

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能是故得天者

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得人者卑

而不可勝得人則眾歸之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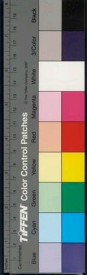
君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至貞正也謂正心生

也言往至絞生絞謂急言私已今言以言往而應之

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不務以文勝

情以文勝情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眾非不動

情情彌虛也



則望有虞君子雖然不動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  
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常器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  
也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天地若夫神之動  
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變  
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開神化  
下其疏用則不可以常道仁者善用智者善用  
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高能用之則明無不  
神往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  
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以結其恩意是故聖

人萬民艱虞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  
之人或則易云或者無所為不憂生則難合也者  
也有利欲之心合而無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  
防或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  
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類再為之則人  
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類三為之則以為理  
國當然無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  
思懼之心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  
也久之則禮義而懷思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  
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然後移商人  
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不擇鄉  
而處不擇君而使不擇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



入則不守

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國之難則往往而苟免不為君城守也

山林也則而利之

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地產取而得其利則富

其利也

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尤多壅埃今使工商二族快之以為

而君臣相上下

得商工之用故依之者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

財不私藏

相親則積公財然則貪動積而得食矣

者所為

富塞也農人食而賈而輸者則多徒邑移

市亦為數一

此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問曰多賢

可云

問多賢之對曰魚鱉之不食呷者不出其淵

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

霜雪不能殺是士能

自治者不從聖人

能自理者則有歸不豈云哉

自新之外

何可云者夷吾之間之也不欲強能

勿強引之也

不服智而不牧服則勿養之

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

月一

朝津明澗號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

理是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

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故既其道而薄其所予則

士云矣薄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

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





卷之三  
三

過人則與無所備擇可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  
謂多所愛所愛多不當  
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寧不擇而不方之  
政不可以為國謂知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  
動以為道齊以為行句世則動明義用若陽者進謀  
道不可以進取無所能故不可進取  
樂者應感謂明其事有欲進而為謀再殺則齊殺  
尚有參差之再殺故技可齊文然後運可請也  
則天下服故論謂歷數之運將帝對曰夫運謀  
故也陽者應感謂已下公問之辭也

卷之三

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應運之謀崇替相因  
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  
春夏為合秋冬為離春秋冬夏之勝也  
則不能相勝而成歲也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  
道之代無過亦過是也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  
應諸侯取交強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  
下之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  
神禮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  
不殺智運謀而雜索刃焉謂用智運謀亦須威以  
其滿為感感則務應其虛為凶故虛也滿虛之  
合有時而為實實也時而為動動也地陽時

合有時而為實實也時而為動動也地陽時

貸地旺陽時假貨焉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  
寒厚則過於寒然冬有陰寒夏有陽熱是故王者謹於日  
至請冬至也當知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  
知其寒熱之虛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  
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  
時既有虛殺其前羊內發欲生也然其時將合可  
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其前羊內發欲生也然其時將合可  
以馮其隨行為兵馮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  
別其舊道此時而分其多少以為曲政各有多少  
行可以為兵威也秋之時寒涼少至將凝合初  
則其多矣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對曰  
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古  
則有甘苦草生者是

也定於凶則苦從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四時之  
草生酸醎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  
醎色黑  
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知  
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  
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  
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  
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乎故能通  
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  
變氣應其所出滿地見災變之氣應其  
所出之處設法以禦之水之變氣  
應之以精受之以豫精誠其祥不拜當受之者須  
預有所防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  
備之也守正以應之也



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  
為沮，其亟而反其重，陵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  
得者也。其為沮數也。或緩有形而進，反者或逆也。  
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受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  
敗之數，雜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  
變，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氣之陽，氣  
也。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  
治動。災之昏氣，靜然發動，愛於之氣也。帶然而氣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氣之陽，氣  
公問之辭，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視之。得其沮氣氣  
位而觀，佻美，然後有輝。佻美，思貌。謂輝得其美理  
矣。之。

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衰氣之所召，則於德於  
以待。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懷，或滿

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杵，為其無位，不能相用。同

運之合滿安滅。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

八帝之中，神農所杵事，述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

矣。衰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

隱可得。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再廣，百歲傷神

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

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

祀絕矣。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則周律之廢矣。

則壞矣。則中民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



廢於農事稼穡之地則棘生焉然則人君聲服變

矣聲謂樂聲祭則不通之野則臣有休駟之祿休猶也代奏

矣則祭服供變則臣有休駟之祿則臣富故臣

多養駟馬及其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母后為

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平而聲好下

曲食好酸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則人君曰

退丞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廢昏人則谿陵山谷之

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號則神

國之稱號亦更矣市則號視之亦變視而取節今

變換聖既作故改其國號氣之和者也有

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氣之和者也有

時而星煇煇星之明或有時而燭煇煇也有

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為來鼠應廣之實陰陽之

數也鼠受也凡此皆君之愛人故廣為華若落之

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是故天子之

為國圖具其樹物也花落之益物益其光輝





管子卷第十二終

管子卷第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唐司空房玄齡注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下第三十七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

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

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

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

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

中



管子卷第十二終

管子卷第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唐司空房玄齡注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下第三十七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

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

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

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

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

中



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連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斃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難走而欲以人代之尊盡力斃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與人並處而難得也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神則入而舍之嗜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以循理也

躡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好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

智終不知其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

故能虛無虛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登降揖讓賔賤

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修禁誅

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爲一大道可安

而不可說天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直人

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

孰知其則謂安適之君子驩人言其不義驚然不

觀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



既絕四海之人誰謂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  
有能如其則義其謂潔其宮謂潔其室謂開其門謂  
順地而靜則道德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全備故不可伐也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口也開口使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下解中門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宮室無私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則神行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則自強不能偏立智不能蓋謀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理也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與物同理故可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以爲天下謂去私毋言謂神明若存謂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是以君子

不怵乎姦林止也不止人奸利不迫乎惡人惡必

之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

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理則生過罪在

變化小聰明變者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

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此

皆虛靜道謂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

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

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法勢之屬皆問端不倫

處非其家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爲管氏之



解故使然也今完季文理觀其體勢一韓善耳目

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

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

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

而制竅者也心無欲之為故曰君無代馬走無

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

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

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

陰者靜靜為躁者藏人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

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

不入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

人形故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

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察去欲則宜宜則靜矣

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

則神矣神者至賚也故館不辟除則賚人不舍焉

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

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不修之此焉能



此以修德為本  
此以修德為本  
此以修德為本  
此以修德為本  
此以修德為本  
此以修德為本  
此以修德為本  
此以修德為本  
此以修德為本  
此以修德為本

知彼無此其具則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  
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  
亦者無能藏也故也也無  
如則德者無滅則奚設矣德不能為則無  
而自求也策得可以施設也無求  
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  
虛則不屈屈也無形則無所位赴赴也無所位赴  
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  
以生道因德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  
也德者道之舍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  
也德者道之精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之謂德道之  
而然也者道也

之謂也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言  
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先德之與道曰無間故言  
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聞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德  
之理可問者則有所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  
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  
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  
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  
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  
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  
乎法督察也謂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  
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無  
能言者理不立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  
之至也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因也者非  
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  
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固也不知  
之圖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  
變則無過故曰不伐緊其官闕其門宮者謂心也  
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好之  
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

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其  
姑形以形以形務名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  
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無言應也者以其  
為之人者也聖人得有所為故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  
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道則所務自成無為之  
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以其形因為  
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  
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務  
於善必善然後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



運動必循 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 無之則與物異矣

於故致也 異則虛異於有虛者 萬物之始也有形

物有我無 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人迫於惡

無形也 則失其所好進入於惡 休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

其惡非道也 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所怵

失其理欲不過其情 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

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 其應非所設也其

動非所取也 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舍已

物故為法者也 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

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  
作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為生則亂矣故道  
賢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故曰因也君子之  
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  
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  
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  
外形自正詩云物極威儀惟德





中庸  
卷之三

隔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正形飾德。  
萬物畢得，翫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  
故萬物皆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達，則下觀而化矣。  
自通以及遠，是故曰無以物亂官。官，官能也。則母以官，則內德也。  
亂心。亂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能也。是故意氣，則心亂也。  
定然後反正。無致則意氣定，氣以行不違中正，充不美則心，故曰身。  
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充不美則心，故曰身。  
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行不正則民不服，則邪枉。  
不敬。心邪而不自得也。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

中庸  
卷之三

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與名而財，則物宜之不亂，矣。故天下之理不傷也。  
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專於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  
意，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矣，則耳目，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意與吉，能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  
能止乎。能已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止乎。能已乎。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則人致感，故曰思之思之，故不問而自得也。  
不得鬼神教之。誠已自通，則人致感，故曰思之思之，故不問而自得也。  
精氣之極也。鬼神雖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則思之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





其方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一事能變也。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或古暴之或選擇之。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今其事齊等也。於慕選而不亂。聖則齊而變。變之理應物者也。變而不煩。變不以事。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謂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使物不為裁而使也。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也。安也者。心也。

其方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一事能變也。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或古暴之或選擇之。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今其事齊等也。於慕選而不亂。聖則齊而變。變之理應物者也。變而不煩。變不以事。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謂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使物不為裁而使也。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也。安也者。心也。

理與安一在於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民。枉也。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憚怒。雖能危之。於道猶為末。功。物。民不能離道。無不悖道。道必於是。無不危也。後百

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不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非所人而亂。非至也。天下允。枉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未濟於刑。聖人之道。若存若亡。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按而用之。歿世不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

理與安一在於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民。枉也。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憚怒。雖能危之。於道猶為末。功。物。民不能離道。無不悖道。道必於是。無不危也。後百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

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筋則和氣全能

藏大圓者體乎大方體大方然大圓鏡大清者視乎

大明必視大明然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

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通四極則金心在

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精之心則微見於外不

之也於金中苟有金之心則微見於外或在

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寧言之言聞金心之形明

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精無不知故明於日

故以言焉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

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

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

貨利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德所以失

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節怒莫若樂節

樂莫若禮樂主和故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

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豈

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

反性



世古今  
定中  
一  
也

智  
地  
也

則忘其利安雖有利心之中又有心紛亂之心  
幸安處茂不足貴也又有靜正之  
也意以先言意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形然後  
思形則理可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九心之形  
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  
窮猶泉之有表裏邊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則用之不  
道表裏無掛故若泉之能令用之被服四固則外  
不涸而四支堅固也用此  
道者固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用此  
固被及其身也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  
察於地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有以靖為宗特則思慮審以

時為寬建事非時雖盡善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

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

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此此彈日有則非

為之也故皆不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倡不

和人倡而和事天不始不隨則舉無不達也故其

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

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







人義於人者則見

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逞強而

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疾可弱而驕者則又

強而卑義信其強中弱而卑義免

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之餘驕於卑

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於理變用天下行

之不聞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

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

無取焉則民及其身不免於賊謀無取焉則動皆

而賊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性性

主成故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

為入也不日不月而事以從日事已從而戒

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

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

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善若能為

善事其事之成顧反能者無名從事無事事者必

不求名然其從事安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出命

無終乎弱無弱乎而志之者也故曰美哉弗弗弗弗

此乃人之  
性也

卷之三

聖賢論  
二十文有

卷三

與起說謂後為而不為有契於道故曰有中中有中  
 如此則功美且與故曰美哉美哉  
 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  
 為中乃是中者也  
 中者其唯  
 故曰功成者譽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奔  
 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君奔功名則與眾不異孰  
 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成有譽其  
 成也能貴無成有成譽其無成也若其貴成曰極  
 則及月滿則虧極之徒及滿之徒虧謂巨之徒減  
 謂能立謂能立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志勝  
 天地者君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動非之不

聖賢論  
二十文有

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  
 善惡自無以勿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辨無以  
 清也其言以為事成功無聽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  
 其利口之辨言悅之也之詞當順而容之具美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  
 之與惡終自顯見也之與惡終自顯見也  
 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  
 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  
 夫墜者必有神夫墜者必有神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  
 靈經其之故靈經其之故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  
 鼓之動也必有以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  
 皆不能自搖有時皆不能自搖有時夫或者何若然者也動非使然  
 而動則物搖之也而動則物搖之也



以人爲鏡之  
之有於心也  
之於心也  
之於心也  
之於心也

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灑乎天下滿風之洒散

不見其寒寒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過風則色慘知

於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同其往來

薄乎其方也謂遇水醇乎其園也醇則爲圓也醇

乎莫得其門不見其門也故口爲聲也耳爲聽

也自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

今夫口手足各有所比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

夫事物之動搖則氣使之然然亦風則不得語神

亦不見當生者生當死者死言有西

有東各歿其鄉舉其所居有東西之異也置常立

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常事道

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故書其惡

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道可以官於人故設法以教之立

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

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

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論者也耳聽之內

於體色此其不可論者也不發於名聲不凝

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亾可也所欲至如此者存

於存







以敬故教存亦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求和靜可敬於亦可也浪則能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事有濟矣適而無適事雖有適適可若無適觸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審人莫知其由然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謂審若結故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擇舉也欲為善為不善又恐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陷於刑罰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善與不善足以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善與不善足以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與其正而止者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

俱變而無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已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策切為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策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元為法術必重難須同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元為法術必重難須同也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難謀之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自知曰稽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內固之一可為長

久道可以知內自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既國  
疾時論用如此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  
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故視天能精之也  
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柱有鄰者也祭天  
天則祭以四壁而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  
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爲之生百穀也  
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  
聖人亦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  
也臣代於君於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代君則非  
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糾之與前家故曰孰能去  
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  
辨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篡

異於物逆天絕理善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嫌巧  
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教寔哉雖欲伐之故得篡名  
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  
名故王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  
道扶也臥名利者寫生危息名利則除身之危  
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同其智  
則神傷竭故於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  
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覆故危也名  
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名進而身  
退天之道也木有能名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  
則敗故不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  
可任其仕也不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  
俱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道之大



如天無不其廣如地無不其重如石萬人之力其  
輕如羽一入裁之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  
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弃近而就遠何以費力  
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望故曰欲愛吾身  
先知吾情知已情則能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通之六  
種一考之於身身皆簡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  
之則何項存身而喪之也知行情則不違理  
知象乃知既知行情乃知養生不違理則生全故  
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不違理則生全故  
日乃知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  
還從本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可行之理敬而迎之

今夫來者必道其道

上通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行

命乃長久

理既從道而來但盡而行之無遷和以

反中形性相葆

事既安和反歸中理久長也一以無

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

固

則道責其往來莫知其時

若責生之往索之於天

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於天不失其期乃能得之

既不失期則性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

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

愛惜也非有所隱情

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

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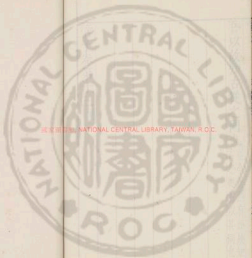
管子卷第十三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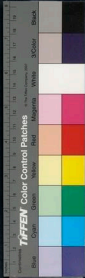
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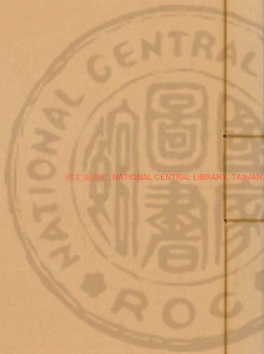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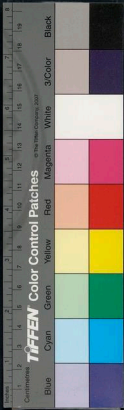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水地第三十九

水地第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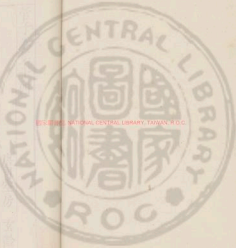
五行參四十一

四時參四十一

房玄齡注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也。水土之氣也。地者萬物之所生也。水者地之氣也。如萬物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管子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玄齡注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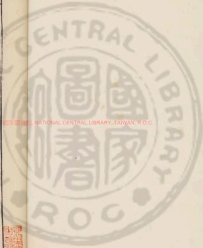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堯圃美惡賢不

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

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其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故曰



水真材也

言水材何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美其備

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

清和也惡視之黑而白精

也從其色類及辨揚

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

正也

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如刺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

至平而止義也

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人皆赴

高已獨赴下卑也

道之室王者之器也以

卑為室下以

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也

五量之宗也

水可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

之質也

無色謂之素水通無色也淡也者五味

之中也

無味謂之淡水鮮無味五味是以水者萬

物之準也

萬物取平焉諸生之淡也諸中故曰淡

也

違非得失之質也

無不滿無不居也

集於天地

而藏於萬物

動植之物產於金石

為集於諸生

諸合生類皆得長之故曰水神

謂之集於草木

根得其度

神之也

華得其數

數實得其量

熱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

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美

以適有也反其常



者。帝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  
容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也。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感，義也。莫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  
適皆見精也。瑕通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也。茂華光澤，竝通而  
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微遠，純而不殺，辭也。  
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養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  
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  
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

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齶之謂。三月之曰五藏。五  
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  
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  
肝生革。革，皮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  
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  
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  
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  
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蠱蟲也。察於微  
眇，故修要之精。要，妙也。精，思也。理，修也。是以水集於玉而





此說之矣之  
其說亦與之  
其說亦與之  
其說亦與之

九德出焉，疑寒而為人。寒停也，言精液。而九竅五  
處出焉。五處謂耳目。此乃其精也。九竅五處，精靈  
濁寒能存而不能亾者也。謂人之稟氣靈濁而寒  
伏聞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能禦氣  
暗冥故能存亾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亾者以  
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亾者以  
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謂水不濁，故欲小則化  
如蠶蟄。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龍隱欲上則凌  
於雲氣。高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  
變不期

此說之矣之  
其說亦與之  
其說亦與之  
其說亦與之

於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亾者  
也。或世見。謂平谷不使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  
蛟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  
徒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  
谷不徒而水不絕也慶  
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  
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  
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蛟，蛟者，一頭  
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  
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靈，濁寒能存

此說之矣之  
其說亦與之  
其說亦與之  
其說亦與之

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闕能存而亾者蒼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而管子則之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管子不具萬物莫不以生管子獨能知水理之筋法者能具者水是也管子獨能知水理之筋法者能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復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躡而復故其民貪蠱而好勇以水通運復故令人貪以其躡運故令人

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

故清則明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故清則明察秦之水泔冢而穉淤滯而

雜味停留也滯留也謂秦水輕甘而故其民貪戾

固而好事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穉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故其

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

奸巧佞而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穉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戇而好貞萃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



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

故好正也

是以

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

言解人之邪正如水而知

故水一則

人心正

一則欲不汚

人心既

不汚

民心易則行無邪

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

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

其樞在水也言欲轉化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六

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謂每

其理微暗既淺且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

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故天曰

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時曰正

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

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

信之謂能聽信使人使之謂明使任賢能聽信之謂

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使



不能為憐所以為憐憐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憐忘則動  
皆連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發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  
是故上見成事而發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恩校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持其功勞為人上者驕  
不惟下功則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  
以繫特故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  
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  
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  
和雜之時故為星星其時曰春春生也時物亦不定於陰陽也

曰風陽動而陰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轉其德

喜羸而發出節節生也言春德直說時其事號令

修除神位謹禱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樊敗

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耕芸

樹藝正津梁謂正橋修溝瀆梵屋行水行水也修

星球時方溉灌伏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然則

柔風甘雨乃至也和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

德星以和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是故春行冬

政則雕產殺之氣乘行秋政則霜秋霜降行夏政





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

一政曰論勿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

也三政曰凍解修溝洫復凶人人之遺凶四政曰

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修封疆正千伯千伯何五政

曰無殺慶天毋蹇華絕羊蹇拔也羊之屬其根五

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其時曰夏

夏假也謂時其氣曰陽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鬱

物皆假大也其德施舍修樂樂舍謂施爵祿會通罪其

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修補也謹修神

祀量功賞賢以勳賜氣賜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時雨乃降思實以助之也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

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而寄王於六月承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以

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過益土生皮肌膚木實成中正無私

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

藏言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

言土幅四時使均成然後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日

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

言土

行後作各  
五二區



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  
 夏行春政則風風主行秋政則水水主行冬政則落落氣  
 謂發故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寒  
 道之發故屋辟故竈以假貸辨開三政曰令禁扇  
 去笠其扇去笠者不欲毋投禁投毋投任免毋投者亦  
 氣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壅蔽漏之氣也四政曰求有  
 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獸  
 謂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

曰辰辰星日交會也其時曰秋秋擊也其物

氣曰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其德

憂哀靜正嚴順秋氣肅剛故以憂恤來濟為德居不敢淫淫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

母使民淫暴順慈聚取謂順時理軍旅量民資以

畜聚賞彼羣幹與有武幹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

其祭所欲必得祭所惡之方而伐我信則克我既

故能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収為陰收聚

克敵辰和為德也

辰掌收収為陰冬開

辰掌收収為陰冬開



歲故秋行春政則祭春發行夏政則水夏多行

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

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委圍小辯闕譯蹠則刑

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二政曰毋見五兵之

刃或出師掩擊或三政曰慎旅農趣聚取四政

曰補缺塞圻師旅營農當備取之秋方五政曰修

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

曰月北方大陰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取其氣曰

寒冬之寒生水與血寒者則水流其德淳越温怒

氣也

周審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清質為德

為德華葉凋落陰氣當歸之以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

靜止時方休息故禁入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刑

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大寒乃

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

月德可以明歲罰月掌罰罰為寒罰則發物冬行

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霑夏雷電行秋政則旱

謂冬氣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

早也



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

山藏謂銅銀，屬藏在川者也。

四政曰：捕姦盜，得盜賊者有賞。

分異謂盜居者，五政苟時。

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困分異。分異謂盜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

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刑德易節，為賊害也。

失次則賊氣逆，至賊氣逆，至則國多蓄殃，是故聖

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謂武也。作

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順德，則伸諒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

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曰掌陽月掌陰星掌和，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

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

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

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

國惡之。口送風且熱，早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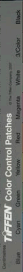
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

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

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

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德出

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



自正生事。正直則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如時而一成或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也。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不中者，疾失理者，凶。中循合也，不合三政者，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政執輔。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

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既

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立者七也。既

官以守之。前者八也。既立功立事終者九也。既

與前王比。陸可。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

官分掌。五聲於六律也。謂五聲六月日至。陽生

為夏至。陰生。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

多也。陰陽之純，以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陸



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人道以六制六者象三才之數

地欲以生也以生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開通

以生以總一統統其本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

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修祭水上以待乎

天董董董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五藏以視不

親又親反祭於正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祀於

之時於其所祭之下神靈合於精氣神靈謂

日所大隅曰坤言祭神靈之時或萬珍寶雖已莫

於地復以日大隅之所以為精氣也如此皆所以

招合鬼神精神靈已合而有常神靈合樂而常有常

而有經風雨有常百有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

律人情不失其聲則庶幾成通故可審合理世之

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

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

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

日月用之於民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

用之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

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通若道然

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然則神筮不靈神



龜不上。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爲卜也。黃帝澤參治之

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昔者黃帝

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祭於地利得奢龍

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

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

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謂知天時

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廩給也謂糧也春龍辨乎

東方故使爲土師。土師即祝融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

司徒。謂主徒聚使務農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以

征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祺官也取使是故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謂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

今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聲名二曰赤鍾重心

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

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鐘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

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

美生。美謂甘露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

開木行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也總別

御時也



論衡卷之七  
二日而畢  
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

列爵謂德別等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也  
賦秘賜秘藏之物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生也而蠶蟄蟲卵菱蠶猶去也卵鳥菱茨也春辟勿時春當耕種無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榮也春生之苗當以土養其本不糶籬籬籬食也不天麋虞毋傳速鹿麋之天傷籬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曙丙

論衡卷之七  
二日而畢  
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

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令搃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溝澮也發藏任君賜賞任

也藏中委所物當發用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委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然則天無疾風草木

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曙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

御命司徒御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助養夏時農事尤盛大揚惠言言大舉

氣也助養也農事為敬順而敬之也



也寬刑久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  
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居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  
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  
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  
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  
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禁禁宇圍國所養板供祭祀也  
五穀之先熟者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中雷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  
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甲組

謂以組謂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  
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諛悅順貌有率謂出師以  
伐不服象天然則晝爻陽夕下露地競環環方秋之時晝則暴夕則下寒露而到五穀鄰熟鄰熟  
之時晝則暴夕則下寒露而到五穀鄰熟鄰熟  
之法陽更生故地氣文養而多實五穀鄰熟鄰熟  
陽氣足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  
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  
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不足則發令外止也其氣不足  
則發擱瀆盜賊擱謂遮禁也瀆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擱防盜賊以助其閉藏  
之氣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令





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賚天地之所

闕藏也齊天地闕藏故曰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

不成毛胎者不臈臈謂胎也臈婦不銷弃臈古孕字銷

草木根本美謂藏實堅則根本美危此七十二日

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

傷北已下言逆時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

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大不然則長子死如無

大人或則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睹丙子火

行御天子敬行急改旱札苗成民厲此天威也厲

緩而乃急故有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

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上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

外築城郭臣死祭城郭動土七十二日而畢土王

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日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

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叔斂而乃攻

也之禍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

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臈臈

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第十四

終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玄齡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竭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小事



管子卷第十四

終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玄齡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竭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小事



不從大事不吉。荀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

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感之中。分其師衆。人

既迷茫。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感。不知所從。則無所問。其力是以減。其師衆

矣。又况迷感。甚於平若是者。必於動靜者比於夾

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夾

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動作者比於觀

則靜者。我安故我近於夾也。我既動。彼能

我先動。彼反作應者。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

如此者。通動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居夫靜與

於見距也。動者比於避。服者通於見避。夫靜與

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譽得度。靜者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

則爲客。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習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

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

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然爲帝王之道也。逆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

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

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未形。自不見。微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

或誅我。父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

後天。而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人。時而動。人事不

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起。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

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建將

大事必舉。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



發動而成如此者正靜不寧動作不貳畜質不留  
河清與天同極也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未得天極  
無所留者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也  
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也  
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  
湯之升武王牧野是也  
不能代從順也功成失則以順理守之所謂成功  
道取繫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  
之道藏縮為寶藏縮德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  
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事若未成毋改其  
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靜民觀時待令而  
起其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故曰修陰陽  
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

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羸羸縮縮因而為常必  
至藏順時然後事當重  
言之發驗其事也  
歟歟生生因天地之形值隱

顯也聖人隱顯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  
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

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盡行之者  
有天下所謂唯天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

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  
無所裕德無求道德號裕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

留者裕德無求道德號裕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能安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

待天下之漬作也豈復為政行德常能謙  
謙不與物爭漬動象也故賢者

待天下之漬作也豈復為政行德常能謙  
謙不與物爭漬動象也故賢者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

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服之所以服勝

之所以勝飾之所以飾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

則人作法之如四時之不肖如星辰之不燹如宵

如晝如陰如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

天下觀之曰德德用之則萬物觀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同刑以擊之政以命

之法以過之德以養之物符德道以明之明是刑

以擊之母夫民命則斷合理故令之以終其欲明

之母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過之以絕其志

意毋使民幸用法正而不從和徑也養之以化其惡

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有

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斷則濫及不幸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致德其民和

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按道則

持守作事法





不交罪人當名曰刑。刑當其名也。出今時當曰政。當於正時當故不改曰法。不政當故。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會民所聚曰道。來講衆所宜也。能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和政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檢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服其身則能臨政官民能後之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正紀。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舉人無私。臣德威道。舉故臣德皆

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舉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枉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一變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二變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思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或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



也五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  
罰嚴而可畏也七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八不然則  
有深怨於敵人也九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十不然則  
多故亦自為戰而十一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不德於君也十二其上也十三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  
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

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與舍數

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

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

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

鐘鼓琴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

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利身體便形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

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不事心



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  
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  
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  
不致以謀安姦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植之在  
安行以待其主也堯也堯和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冶之  
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威禁之  
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  
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  
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

於法法行順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

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

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更敬也典主也言能變宜改羣臣不用禮義教訓

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

法者不可恒也法做則當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

則存治法遠則亂亡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爲天下君

臣上下異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故曰法古之法



六卷三

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

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謂辯舉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問亂識事也

無偉服無奇行侍服奇行皆過越法制皆愛於法

以事其主愛者所以欲識也謂人皆欲識道行以繫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

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請以法收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夫

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

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杵習

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詐所以毀碎於物者

於謀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衆彊富

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

賢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

珍惟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

能動也珍惟奇物此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

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今天下則不然皆有

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

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賢私勇者能以其威

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謂用私



管子 卷第五 中

姓史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凡而也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道於君，無偏之法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謂從君之法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也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於法也法而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也君臣上下賈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

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教之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於臣，故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



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賢不能感。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則嚴凶及。故恐奇音驚。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嚴。故聖君

失度量。置儀法。

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

如列星之固。

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

如四時之信。

寒暑有虧。故令往而民從之。

之四事。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賢能威之。

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

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

而幸其主。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

恩。則主日見殺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

怨。則主日見殺也。怨。則主日見殺也。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爲主而不得  
用其法不適其意領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尊  
雖法而聽資臣雖有諫此所謂資而威之也  
言資臣能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  
威於君也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賤人  
以服約卑敬悲色告忽其主服約卑敬主因離法  
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始君聽之近者以偏近  
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  
之也言近者恃親以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  
要君則君從

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  
君故君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亦聽之齊賤美惡以  
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其賞賜  
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  
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  
其詞以聽於上國恐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  
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今亂君則不然有私  
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  
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聞故夫私者壅蔽失位



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  
立方以效於國。方謂異道也。羣常比周以立其私。請謁  
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  
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  
產矣。天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  
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  
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  
已致故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矣。法令有功  
無罰也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

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  
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  
舉也。實不從令是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教妄爲舉指  
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  
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

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



管子

卷五

管子卷五  
法法

執勝也

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百官識非惠也

百官識非惠

也刑罰必也

又知刑罰必行無受求免罪也故

君臣共道則亂

臣行君事專授則失與不合衆心

而專之亦

夫國有四凶今求不出謂之滅

出而道留謂之掩

中道而留下情求不上

通謂之寒

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侵

夫滅侵寒掩之所

生從法之不立也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

法之外

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無

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外道威不兩錯

為兩政不二門

臣出政是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言能以法理國但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

舉而置之無不行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詐偽則詐偽何施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

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此同於下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

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舉為賞罰則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此周以相爲匿是此周有公是之事實忘主交以進其舉故交衆者舉匿而不行也多其舉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歿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所歿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爲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百慮其家不圖國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私爲之職誦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

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

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資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

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除故不勞

自舉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量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

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不可隱蔽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難譽

也進而講者不能退也有有功難諱之然則君臣之間

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而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易治也爲選故易



治主雖不身下爲謂不身而守法爲之可也也但守法則

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爲從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夫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人力疲也

不能毋侵奪

人財竭則侵奪以其上稅也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倪倪也謂墮墜而數從也

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

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

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

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

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

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養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效懲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謂難化須行，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則難化須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



同所務一也。莫不發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

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

之心而實合於傷民。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

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爲盜所害

故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危

治莫養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

寃寃則民失其所保。保謂所恃也。緩則縱縱則淫。淫

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立者齊不得也。謂上齊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

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

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

則止而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

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養於勝。勝故君道立。勝

無不服。故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

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

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界之。丘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

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

謂必務農也。

民事農。則田墾。田墾

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

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

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

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

言取一日之利。可農夫共五日之食也。

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

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

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

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借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



澤不必足

謂雨澤不足也

則民倍貸以取庸矣

澤不足則歲凶富者

倍貸於貧

不能還其倍償者則計所歸而取庸矣

秋糶以五春糶以束是

又倍貸也

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石也

故以上之微而倍取於民者四

謂上無時之微一也澤不足二秋糶

春糶三也下關市

關市之稅

謂府之庫新

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

有徵稅言人供關

主謂上故逃徙者刑

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

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

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獲

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獲謂五穀皆宜

而有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

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

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

交能易作謂雖士

亦通於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

道從也四人均能

之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民作一則田

舉姦巧不生田舉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

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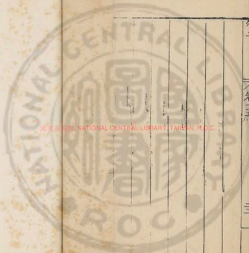
而死者窮者或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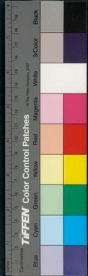
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凶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既多或有入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地歸降者也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苛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人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難交俗易習謂政教易習其俗易移至於殺之而民

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能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勢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北,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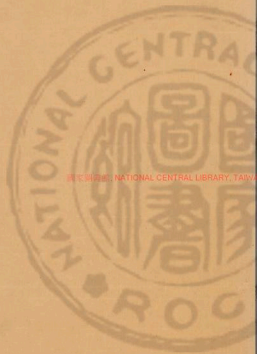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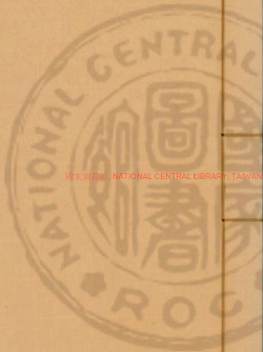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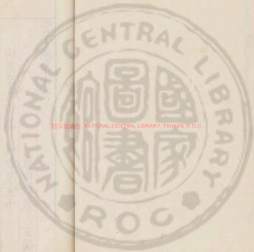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玄齡注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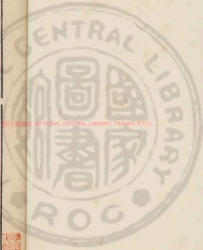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

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胃中謂

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呆乎如登於天呆明





也杳乎如入於淵淳反乎如在於海淵洿也卒乎

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

力以力土之而可安以德辭心念德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音謂其言商使之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夫氣克辭氣自來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

允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自生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欲

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彼心之情利安

以寧安寧者心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

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

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心之微遠如欲

窮之則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夫

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夫

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人不能固固守其

虛反以利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

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

有未無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卒乎乃在

處可合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卒乎乃在

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淫

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不見其形

道故曰與我俱生也

道故曰與我俱生也

道故曰與我俱生也

道故曰與我俱生也

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允道無所善心安愛

言道無他善愛心安也

可止

若慧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

生則道在人故不迷也

彼道不離民

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

惟尋其終則道常在而不窮無所及欲窮之則

修心靜音道乃可得

道之情惡音與聲所以亂

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

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

心而正形也

雖不可以言為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

人所失以

失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允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

道得如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

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

命之天主正

平分四時地主平均生萬物

靜

無為而靜不為春秋冬夏天之時也

地之枝也

喜怒取予人之謀也

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

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

能正能靜然後能定

必正靜然後能定也

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

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可

三 句成德





以為精舍心者精舍也者氣之精者也  
 氣道乃生氣道生乃思思乃知知思則  
 也知乃止矣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之法  
 智過其度則夫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易其氣也執一不失  
 能君萬物心若生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  
 於口治事加於人任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

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之謂心形不正  
 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  
 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神明  
 之極照乎知照智若神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  
 不以物亂官官亂則不以官亂心心亂則是謂  
 中得能忘官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一往一  
 來莫之能思往來不能思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  
 念治之寧靜思念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  
 則心自治則心自治



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圖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也  
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解道  
之言則於察天極地而何謂解之在於心安道中滿於九洲蟠委蛇也  
者在於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心安  
治之者心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心皆從心  
心亦藏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  
心藏心中所音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  
心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

見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後使  
後治不治必亂使而亂乃成  
生其外安榮精行於中則自然長生  
原內藏於精則無窮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清  
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能窮天地  
被四海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邪  
意則邪當自絕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  
不逢天蓄不遇人害天蓄人害能謂之聖人人能



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自聰乃能戴大國天而履大方也鑒於大清通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是謂內得發行於外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守於允道必周必密則密則必寬必舒必寬必舒則必堅必固堅固則守善勿令勿令則遂淫澤薄遂淫澤薄則遂淫邪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內體者體

卷之三

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德也德者不疾也德者不疾也德者不疾也德者不疾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於外則無不報也無不知若明於日賞不足以勸善非本為善刑不月察於父母也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畏刑意足以致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也故天下服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上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吉凶在於逆順故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

文



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莫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而

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

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著四體既正血氣既靜

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言既體正氣靜意

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

不有淫過事雖遠大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

生愛。因禍故生憂暴傲生怨。致其自生憂

鬱生疾。憂志鬱塞疾不疾困乃疾既成而困可思

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臟困不蚤為

圖生將異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

莫若無飽。飽食者思莫若勿致。致思者節適之齊

彼將自至。齊中言能節食適思凡人之生也天

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食以合此以為

人。言合天地精和乃生。二氣和乃不和不生察和

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

知其平正擅術論治枉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

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中論其道理忿怒之失

度乃為之圖。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



喜怒哀樂皆善不喜不怒平正擅句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  
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  
形不減大充謂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於飲  
之所舍而知之所生全於和成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  
之固合於度飽則疾動飢而飢則廣思飢而

則德老則長處老而長處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  
末四肢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因乃  
遊竭令老則益大心而敢心既法大寬氣而廣寬  
舒舒其氣而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能守一而奔  
萬奇守一則惡類故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  
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  
似天之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憂則失  
紀怒則失端憂怒過節則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  
則害道故愛怒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怒則當靜  
無所處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慎篇一

封禪第五十

元篇以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敬故何即欲之道萬物不害能欲則中無敗物無害也

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何中無敗謂於理丞達屯聚正

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躁則失其細無

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

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靜則得

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躁則失其細無

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彼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

東虞羲封泰山禪云云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在舜父

封泰山禪云云亭亭山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在亭陰顓頊

封泰山禪云云亭亭山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樂或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



山鏗東其馬應鈞其車也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耳耳即齊郭所謂耳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邠上之黍北里之禾邠上山地所以爲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北西海致比翼之鳥  
各有一翼不比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  
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鳴臬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稷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  
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  
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  
謂對力於地利其所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  
動時必合於天時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存  
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  
亡繼絕而救無罪此廣

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借禮之。厚而勿欺。厚禮之。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

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費其餽，故也。廣直五我，則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工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

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餽色，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

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勝，據論。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

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過矣。吾之所議，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

患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夫民不必死則不可

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不必信則不可

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爲君夫恃不死之民而

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

也苟不誠不信則守闕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

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

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

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歸德本而家田宅爵祿

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感厲其意則民

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

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也而憂之以德

勿懼以罪勿止以力力役則慎此四者足以治

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

以之理國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

行不在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

爲其寡也該備也請四言足以夫牧民不知其疾

則民疾疾謂患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

民多詐詐謂詐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





者鶯距鶯疑也距止也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

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善

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

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又極忠也謂

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

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

渝信也謂四事之命不有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

也仁者慈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五行於

通於人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

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

糴貨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

疫善歲謂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取善歲以充倉

廩善歲謂禁穀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

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故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

貸養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食廩

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



罷此謂先之以德其取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成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四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

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

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也鮑叔至公又問焉鮑

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

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君臣臣

臣教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也公遵適繆然

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遠

於二三子但當垂而蓋以穆安之事無所此可謂遠

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

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

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

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

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

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此勝民為易夫

管子卷之六

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罰雖能不久則能勝人則人持莫之獄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受乎

桓公親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謂養馬者傳馬最難謂養馬者先附曲木求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後

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成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可以危鄰之敵國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

桓公踐位今費社寒禱費生以血澆禱於社曰費社祝臯已疵



獻昨

視史免疵其  
名也昨祭肉也

祝曰除君苛疾

視今除君  
煩苛之疾

若之多虛而少實

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  
而非實如此者亦視去之也

公不說瞑目而視視是已疵視是已疵校酒而祭

之曰又與君之若賢

謂君似賢  
亦當去之

桓公怒將誅之而

未也以復管仲

使猶  
告也

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

也

視史運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  
是心勝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

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

曰意者君乘駿馬而海桓迎日而馳乎

海古  
盤字

然管仲對曰此駭象也駭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

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

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

辱其君而色不  
變則無羞恥也

臣使官無

滿其禮三

三如其禮  
皆不滿足

強其使者爭之以死

不識不  
滿之意

之以成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

其使不賢故  
知其君小人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

春物放發  
故曰放春

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



卷城

外

有兵刃。種栗者甲在內而處葦居外而未

敢自恃。自命曰栗。

粟若城苗之總名在外有兵刃未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

眇胡縞切乎，何其孺子也。

眇眇柔順貌。苗始至

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

莊莊強壯貌。至其成

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

由由悅也。實貌。茲

下得之則安。

人以此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闌然止，矍然

視。闌任立貌。矍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

「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

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

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澗。」桓公立



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然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也未亂不得入軍門戰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劫曰多言於干也百里後秦國之飯

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有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有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浩習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仇讎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役之配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

桓公欲誦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役者有執席食以明



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  
以察詰也必是人者知吾誨也於是乃令之復役  
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令  
不令相代後亦知若覺已必當來也  
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儕者延而上儕謂贊引與  
賓客者也  
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  
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  
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  
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  
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  
也夫淵然清靜者纁絳之色也溼然豐滿心在兵  
武形象

盛故其而手足拇動者中易外形必應  
發豐滿故手足相動也兵甲之色  
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  
莒也言字兩口故二君開舉手而指然當莒也且  
口相對即知其言莒也  
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  
於是知之臣  
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  
形也  
之微知伐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  
之謂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  
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  
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  
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



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

終

管子卷第十七

唐司空房玄齡注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臧第五十三

禮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惟有六者皆過主能

無此六者過則為一是一是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

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為一是一是以以繩七臣得六

過一是呼嗚笑哉成事疾以六過繩六臣今臣無

管子

卷第十七

一

春秋列





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

終

管子卷第十七

唐司空房玄齡注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臧第五十三

禮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惟有六者皆過主能

無此六者過則爲一是一是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

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爲一是一是以以繩七臣得六

過一是呼嗚笑哉成事疾以六過繩六臣今臣無

管子

卷第十七

一

春秋



六過是故為一君臣咸

陳用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

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法今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

法使也謂德和自此而至故入皆反於惠主豐賞厚賜

以竭藏救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

姦門闔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為德大為侵主好惡

反法以自傷謂法行專謂之侵所好喜決難知以

塞明決難知則理不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

當故明塞也

必從而

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苛則國失勢辭古伯

合也言難申布法令於事不莖主目伸五色耳常

五聲謂法不四鄰不計四鄰與已為耳常

也謂法不司聲不聽謂法不則臣下恣行

而國權大傾不苛則所惡及身謂法不則臣下恣行

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謂法不臣主同

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謂法不臣主同

而謂法不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謂法不

振謂法不振主喜怒謂法不



無度嚴誅無赦勸發成嚴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  
人反其故故為先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  
既不合理故君之君之理理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  
哀而國失固故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  
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同  
任賢莫必理其事人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  
人非事故多也皆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  
昏而不明故故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為既不合理  
急之事俱可立皆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為既不合理  
皆不皆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幹力已不故主成  
而安度後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吏肅而嚴民  
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此

皆主成而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

在其心一國之

存亡在其主

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

道從也

主也明主

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

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

靡夫楚王好小費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

輕死秦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

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

不田女不織

織謂工技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

欲土地之毛

毛謂倉廩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



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氣

生則令不行然強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

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謀賢忠近讒

賊之士而賢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

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玉舖猶馳車千

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鍾石繇竹之

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疾疾不為卒莫有人人

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禽為周所此管於

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以愉於淫樂而忘

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踳踳謂舉事不時必

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虛空謂商官非虛壞

也必弃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國家非虛

亡也必何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

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

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時有春秋故穀有容

賤春穀貴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

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斂以調之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深也皆從不



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從道夫亡國陪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頹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城也。後之也。保大行。保謂焚燒也。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夏無過水。達名川。謂

塞小水。合大於水。寒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隄防也。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燒草。早甚則天冬雷。地冬寤。寤謂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成者生。宜蟄者鳴。宜多。騰菴。菴謂草山多蟲。菴謂六畜不蕃。民多夭。疾。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





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

言亦為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而事謹故無誹譽故君

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

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節臣克親譽以為名虛名

之飾克譽也謂不索觀恬辭譽以為高伴存誇譽

賢以自克勝於此為名恬辭譽以為高以自安恬

為此高好名則無實其名外揚為高則不御者君不

能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去以失譽則馬馬制

制馬必以譽制臣必以譽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在法行事好

佞反而行私請背理為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

不侵法度則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

無以成其私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僭上故上僭則陳不

討而司聲直祿上既播暗雖有兇凶之陳不能計

已不憂其職也是以諂臣賽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謂

法駭則危凶日至故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深文

其君哀微而孤獨厚致其罰此重賦歛多父道以為上賦歛以悅道

愚臣之行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謫厚罰多錢賦歛以悅道

於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謫厚罰多錢賦歛以悅道

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損於姦臣痛言人

情以驚主痛甚極開罪黨以為讎於君與之為讎



禁藏第五十三

新攻  
於君

曰為之必傷於上

而眾人不知之謂微攻

言為  
偽善

也亂臣自為辭功

明為下請厚賞

已有功當得  
保則伴辭之

以寫名其下未必當賞

居為非母動為善棟

居  
其

也與眾非者為其勢也

以非買名以是傷上

其所

自信而主失親

故善言可惡

以

除讎則罪不辜

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

罪不辜

則與讎居

故善言可惡

以

也亂臣自為辭功

明為下請厚賞

已有功當得  
保則伴辭之

以寫名其下未必當賞

居為非母動為善棟

居  
其

也與眾非者為其勢也

以非買名以是傷上

其所

自信而主失親

故善言可惡

以

除讎則罪不辜

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

罪不辜

則與讎居

故善言可惡

以

禮篇四

禁藏於胃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

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

夫冬日

之不濫非愛冰也

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

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

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

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





之則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居民於其所樂  
居其所樂則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賞之於  
其所善賞其所善則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  
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功之於其  
所無誅必勝賊息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不  
必誅故能息所謂效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  
誅不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疏無赦  
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者此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  
煩而姦多姦誅宥人則無而犯之故曰無刑夫

先易者後難

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

先難而後易

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

曰先難

皆同之於用法

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

不赦必賞而不遷者

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

人致利除害也

實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也必其誅實則爲人致利除害故也

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

明於必誅實

夫不法法則治

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

謂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

刑罰

故謂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民不以珠



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師長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大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謝德思於有功者。德雖有高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舉者多。罪不一則善惡不舉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有厚德人誦譽之。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成方多積木雖多似后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

雖多士不為歎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

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舉尚不成不攻不備。天設

必防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

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國必富位必尊

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賤身必安

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

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

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賤。營物過分故勞而不賤

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



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  
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怠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  
各行所欲各以所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然背理而欲則危然  
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慮多成不者慮少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能退不肖者進多敗也故立身於  
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退不肖者進多敗也故立身於  
中謂多寡成敗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  
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  
虞足以發歡飲宿衛足以朽骨衣食足以朽肉墳

墓足以道記

道識其美各有記也

不作無補之功

雖曰有功於身無補

不爲無益之事

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

耳目穀

穀善也謂聽明不窮

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

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道身行

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

禍福兩來乃善之至

做修奉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

禍福兩有乃禍

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

絕理者下

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故曰譽不

虛出必出於

而患不獨生爲惡

福不擇家雖賤



善禍亦禍不索人雖費人行惡此之謂也凡此欲來矣  
以致獨無恃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費以招禍  
瞻皆謹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也事明則理反是則理也故善者困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善則則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已則惡害而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

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勞利在身則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經所以得人之心得人之心而爲紀統所以法令爲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爲綱罟綱罟所以爲行刑行刑所以賞誅爲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具既藉則器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推引銚耨械可修也





以當劍戟用劍戟者必推引被袞以當鎧鑑袞衣被

著之所以望而望若武備之有道笠以當盾櫓取

浮尊以當笠若武故掛器具則戰器備具掛器則

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當功戰當春三月菽室煖造

鑽燧易火行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春則取榆柳

魚為牲以藜為酒相召相召謂因此時召饗賓之

所以屬親戚也母殺畜生毋泔殽謂擊毋伐木

毋天英英謂草木初生也毋拊笱笱之所以息百長也

所以生息賜鰥寡振孤獨貧無種與無賦所以勸

弱民謂勸勉貧發五正正謂五赦薄罪出拘民解

仇讎仇讎者知所以建時功施生殺也農功施力

孝弟復賢而有功實復禮官位禮

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冬收五藏

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故春仁夏忠秋

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  
忠人之和忠猶稱也。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  
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  
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疆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  
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  
不虛富。必不失財。民不虛治。必不失法。不治而昌。  
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言必國理仁必  
今所本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仁勇則怯於。吏多私  
智者。其法亂。言公故多私。民多私利者。其國貧。

私則利狃於家故闕實。故德莫若博厚。使民疾之。博厚則感  
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  
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無非其人。雖  
長亦選能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里無非其家。居他人  
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  
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不徒無所容匿故。故民無流  
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區何。故主政可往  
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天法之制民也。猶陶  
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陶治也。故審利害之



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幸幸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果蔬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勿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在五石中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易年人有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易年人有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易年人有五十石之中也夫敦鈞者所以多寡也彼鈞謂鈞彼鈞謂鈞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啻也戶置

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悖告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田同多則人多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以事伐者王見其情而伐者帝也而謀有功者五於事有失而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謀有功者五於事請討謀可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受者各權則其威威分則每人各懷二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得其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



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廣於嗜欲遣以竿瑟

美人以塞其內就於竿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遣以諂臣文

馬以蔽其外耳目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內外蔽塞則理極四曰必深親之如典

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極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

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使辯士令與

敵國內勇士使其高其氣使得勇士則持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

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給人以見國令背約是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

必士圖兩國相敵必承其獎亦使相疑其士必圖兩國敵則小傷大國

以承其獎乃有一五曰深察其謀微知其謀得失也謹其

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信揆其所使諷如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

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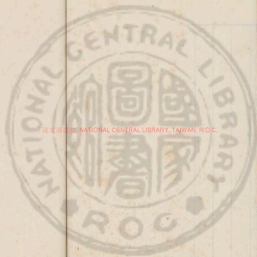
君臣意離別不可使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既不命則自相殘殺

邦國殄瘁故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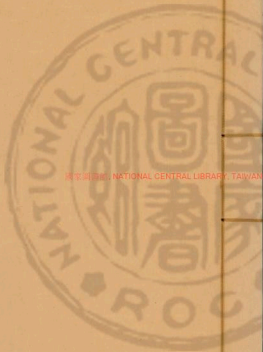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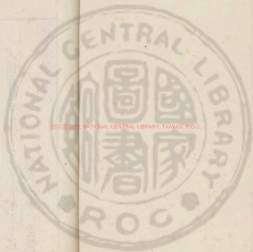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管子卷第十八

唐司空房玄齡注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  
入而行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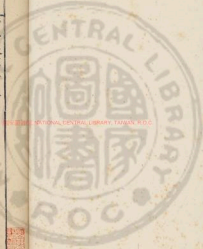
襟篇五

入國四句五行九惠之教

句即變也謂四面五  
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

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

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



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

謂置掌老之官

年七十已上二子

無征

不預國之征役

三月有饌肉

謂官饋之肉

八十已上二子

無征月有饌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

上共棺擲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

凡國都皆謂老者皆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

凡國都皆謂老者皆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

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謂不培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

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

後止幼者漸去能自養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

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

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

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

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

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

之勝而哀憐之勝瘦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

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癡偏枯握遮

者遮者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遮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

疾既養之又與養疾之官而衣食之謂官給殊身而後止

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



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

困者。歲凶庸人皆屬。皆疾也。屬病也。多灰喪。斃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聰

主實

督名

襟篇六

安徐而靜。

人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

柔節先定。

以和柔爲節。先定已然後可。

人虚心平意。

虛其心平其意以待。

待須。

臣之謙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

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賈明耳賈聰心賈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寒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為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寒

右主明

全明在於用天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

聽言之術必頃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許也

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則有所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當為彼所加故或之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

極也

既如山淵則其德既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異誠用刑者異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關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

言三才之道幽運深遠必關於賢者

而後行而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之宜故須關之凡此皆有逆順燮惑其虞安狂又須如注星所在也

右主周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君不為五官五官

治君任五官故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子之

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

之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而來而賞物因之

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護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

則謂其懷事故臣寂乎其無端也寂密者外內不

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既不問其關則怨善之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

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

變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

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



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禮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

備訊咳

訊問也咳驚問也

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

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或謂此古聖帝明王

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

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謂議論者曰

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

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

於噴室之議正士之言著為噴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

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

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稷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不傾者謂之國也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山左或向山右及水澤然後度內為落渠之竄因於內更為落渠因大川而注焉注於大川乃以其木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國天時而植者也

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別其地制州者謂之術地數尤為州不滿術者謂而斷之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就國者諸侯以奉天子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之國也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闋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稽着者所以為固也



權鈞也謂荆楚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  
刺錄相鎬連也  
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  
謂置國都將修城郭  
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  
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  
臣之義也宰謂執君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  
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為桓公曰願聞五害之  
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  
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表此謂五害五害之屬  
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

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  
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別於他水謂從他  
若江別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為山之溝  
為沱

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  
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  
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因  
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不久常有危殆  
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  
沒居人故危殆也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



疾至於澗石

謂能漂於石

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故高

其上，領，筑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

走也。

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欲謂

欲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爲領，飯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每領而有十尺，卽長一丈，地分之於二里，謂之三里，謂此尤如此，則水可走也。

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

水道遠張其勢，行曲也。謂下曲

而以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

謂水至處必流

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地下則平，行地高卽控。

控，謂水至

後水推前，水令去。

杜，猶衝也。轉觸也。言水行杜

挫而却，杜曲則擣毀。

至曲則衝而衝有所毀，傷杜

曲激則躍，蹕則倚。

倚，謂環環則中，後

恒，僻則圓，流主空

中則涵，謂流無所適

則移，移則控。

控，謂水妄行則傷人，傷

人則困，困則輕法。

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

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

知備

此五者，人君天地矣。

所謂與天地合其德

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

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

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

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

爲都匠水工。

爲水工，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

爲都匠水工。

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

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

爲都匠水工，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

爲都匠水工。

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

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

爲都匠水工，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



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

卒謂所當治水者財

其根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

閱謂案家人有視

比地定什伍口數

案人比地有十口五

別男女大

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

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

有鋼病不

可作者疾之

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顯恤之也

可省作者半事之

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

省視作者取其半功

數上其都

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強壯者預定之

於國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

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

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於水官水

官既得甲士是

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

以備兵數也

案行閱具備水之器

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備水之器

以冬無事之時籠兩板築各什六

謂什人具下土車什一雨葦什二

兩具人有之鋼藏里中以給喪器

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

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

久去苦惡

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

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芻州大夫將之唯毋後



時謂將領之時無得後時

其積薪也。以事之已。

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云積薪

其作土也。以事未起。

謂春事未起

天地和調。日有長久。

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莖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勃。大其下。小其上。隨水

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堙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櫛之以栢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穉。殺草叢。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馬。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洩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鋪。民毋男女。皆行於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鄙。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倉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司有罪選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

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噓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疢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



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塗給大雨隄防，可表者表之，衝

水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壞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第十八

終

管子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

泉深淺各有其位

稌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廣也其長十尺

田悉徒

謂其地每年皆別更易也

五種無不宜

其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

其木宜玩菴

與杜松

玩菴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



管子卷第十八

終

管子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

稌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廣也其長十尺

田悉徒

謂其地每年皆別更易也

五種無不宜

其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

其木宜玩菴

與杜松

玩菴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



此字在  
此字在  
此字在

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尺也呼音中角謂此也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壚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菴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十二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也唯宜黍稷也宜縣澤常宜縣行膚音落土既虛矣不堪稼等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廬其地過潤則數劫毀也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槿椶桑槿木名椶桑也見是土也命

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穢穢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蕒蕒其木宜杞杞木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華蓐華蓐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窻中凡聽商如雜羣羊凡聽角如雉

此字在  
此字在  
此字在



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仰四也

之宮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

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

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無有

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仰有也乘

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

足以是成角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

三分去其乘適

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

足以是成角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

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

足以是成角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

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

足以是成角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

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

足以是成角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

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

足以是成角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

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

足以是成角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

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

足以是成角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

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勞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音商神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音有石駢石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木乃楠木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昌其草魚腸與蕪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

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其草競與蕪音音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

當與蕪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十二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殺造謂此地生草草或高或

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鑿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下

西也鑿下於莧莧下於蕭蕭下於葦葦下於藿藿

下於萑萑下於菴菴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

所歸謂銳者生於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剛而不敵敵不淳車輪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隕在衍其陰其陽其宜桐梓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檉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筍藻龜楮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麋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察之說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

泉黃白其人夷姤

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

五粟之土乾而不

格格謂堅也

湛而不澤無高下條澤以處言常也是謂

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

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別志案

土蟲易全處割堅也志案也粟土謂其土多志割

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容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保澤之地也其種大苗

細苗細音莖黑秀箭長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

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隕陵之陽其左其

右宜彼羣木桐梓扶櫟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





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  
其把其枋翠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  
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  
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蘆如蒸欲有與  
各大者不類欲有美則以小者則治揣而藏之  
若衆練絲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也謂為  
蓮與蘆蘆葉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  
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癬疥首疾也  
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

此類竹葉  
其色大如  
其葉如絲  
其葉如絲  
其葉如絲

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  
稌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青志  
以落音及和落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絨  
莖白秀五位之土若枉岡在陵在隕在行在丘在  
山皆宜竹箭求龜求龜亦檣檀其山之淺有龍與  
斥或斥登羣木安邊條長數大安和易逐其桑  
其松其把其茸茸木種木胥容榆桃柳棟棟羣藥  
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其山之泉泉多  
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死其山之苑有彼黃芩



及彼白昌山藥莖芒萃藥安聚以園民歿其林其  
流其槐其棟其梓其穀萃木安逐烏獸安施施謂  
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  
少食言其性廉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  
之次曰五蔭五蔭之狀黑土黑落以治地青怵以肥  
芬然若灰芬然其種樞葛棘莖黃秀志目志目  
其葉若苑苑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謂五  
以十分之二如其二分餘做此是謂蔭  
土蔭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

卷之五

言其土潤澤則地起其種大水鴈細水鴈棘莖黃  
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  
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  
狀捍然如米捍堅以葆澤不離不坳其種  
忍蔭草名忍葉如藿葉以長孤茸草之狀黃莖黑  
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  
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恣  
五恣之狀廩焉如墜墜墜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  
稷棘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葉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悉土之次曰五纏。音五  
纏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音名莖葉如  
扶櫛。扶櫛，音扶櫛。其粟大。音音其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  
十分之三。纏土之次曰五盪。五盪之狀，芬焉若糠  
以肥。音音其地色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盪土之次曰五剽。五剽  
之狀，華然如芬以脈。音音其地色青其種大粗、細、粗  
音音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音音其地

碎故若屑塵之其種大貧、細貧。音音白莖、青秀以  
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  
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僕累，音音也。言其地不  
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音音黑莖、黑秀、蓄殖果木  
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音音白  
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  
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



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肥壅其種馬臙草名  
黑實朱跗黃實明花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六五殖之次曰五殼五殼之狀婁婁然婁婁不  
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六殼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  
不脆錄堅不同其種陵稻陵稻謂黑鵝馬夫此皆草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  
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  
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九下

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禮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處必虛其心然所受

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悌毋驕

恃力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謂年滿歲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法式夙興夜寐

衣帶必飾朝盍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

則



卷之十

七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執

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

徹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作謂變受業之

紀。必由長始。先從長。一則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敬

從長始。一則則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

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事始也。至於大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古之將興者。必

由此始。必先中和。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

則。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應且遂

行。趨進受命。受先。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

反。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搯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

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饒。饒謂選。置彼食。鳥獸魚鼈。必

而饌。置饌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

先菜羹。先菜後肉。羹中別。謂肉。細切。載狂醬前。遠

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飯是為卒。既飯而

也。左酒右盥。左酒右盥。告具而退。搯手而立。三飯

二斗。三飯食必。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挾

也。左酒右盥。左酒右盥。告具而退。搯手而立。三飯

二斗。二飯食必。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挾

也。左酒右盥。左酒右盥。告具而退。搯手而立。三飯





禮記卷之六十一  
禮記卷之六十一  
禮記卷之六十一

之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謂  
之法橫于坐所總殺燭之末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  
祭其將盥之法近乃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  
更以燭承取火也燭於句如前燭之  
法矩也蒸間容承然者處下右手執燭左手正  
也捧梳以為緒以結也右手執燭左手正  
櫛有墮代燭燭者有墮即交坐毋倍尊者乃取  
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拂席問  
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當問其所坐若有常  
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

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禮篇十一

言昭第六十六

修身第六十一

禮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禮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卷第十九

卷

管子卷第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唐司空房玄齡注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





管子卷第十九

卷

管子卷第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唐司空房玄齡注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



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王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忤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

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



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弼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

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成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畧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隨，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資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殫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憎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間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有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

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歿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



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  
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  
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  
名也取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鈞繩故機  
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  
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  
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  
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  
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  
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  
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疎之  
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  
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





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隤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

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舉不肖之謂毀爲割毀譽之

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

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譽譽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讜臣讜臣則海

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

多故曰讜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



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偷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

大者衆之所比也

齊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疾移切餐疾移切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餐食則不肥故曰餐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蝮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蝮蝮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螻蛄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蝮飲焉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

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

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



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矣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

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水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  
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水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  
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  
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  
故民愛之則親長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  
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  
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  
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  
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  
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  
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  
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  
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



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

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賢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賢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人。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



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賚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賚顯而子孫被其澤祭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





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桷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答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答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

下元慈母棟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

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資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歿國亡爲天下侈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界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今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



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不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賤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  
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  
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  
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  
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  
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  
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  
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  
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  
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舉之而不厭  
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  
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霧蔽蓋者眾則日月  
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  
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



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吟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違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

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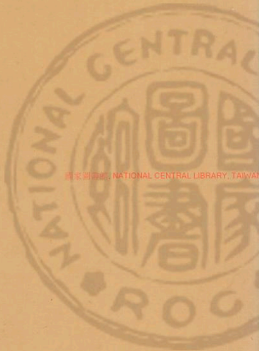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THE PRESERVATION 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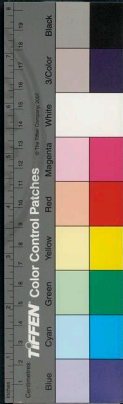


SC 31313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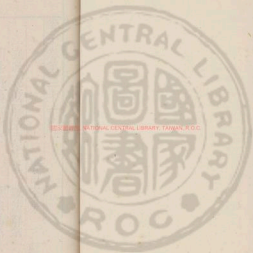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管子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注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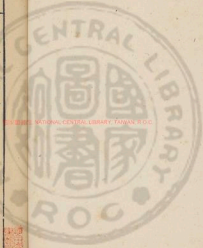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  
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



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  
圉之備毀矣遠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  
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  
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  
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  
不賚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  
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  
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

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  
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  
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  
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  
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賚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  
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  
故曰私議自賚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敵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

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敵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則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

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敵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文

光

文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賤美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歿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事



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疎遠  
微賤者無所告。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  
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尊疎遠，不  
私近親，不尊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  
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  
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副。萬物尊天而養  
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養風  
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  
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

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養風雨矣。今人君之  
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  
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  
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  
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  
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  
賞，怒以殺，然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



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

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賢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賢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





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慕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顧教萬民鄉風可慕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已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奢

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奢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奢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阨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若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



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譽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

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



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

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枉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枉廢私。



受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  
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  
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  
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  
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  
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  
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  
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

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  
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  
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  
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  
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  
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  
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



管子 卷五  
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檢，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如惡

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故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賢臣不得蔽賢，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底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聽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養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



管子 卷之五  
主知其功。見知不恃。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  
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  
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  
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  
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高君臣  
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  
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  
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  
賤得言。資。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  
斷事不以羣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  
主明蔽而聰。寒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  
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  
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  
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  
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亾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

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具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



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  
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  
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  
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  
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  
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  
門守其尸也然而今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  
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  
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  
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  
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  
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  
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故以法誅  
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  
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



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踞。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



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舉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

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汚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慈惠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



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賢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謹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假望於主，下則質舉於民，察其黨而使其主尊之，毀不舉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惡，是故忘主。夤倂以進其舉，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舉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



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王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佞主間而日夜危之入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因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入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入主莫不欲也嚴欺侵凌入主莫不欲也夫天下誠宗廟入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王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忌其主趨



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  
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  
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  
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  
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  
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  
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  
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  
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  
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  
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  
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  
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  
其位而不敢相界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  
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



務相資如此者非朝臣少也竄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資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

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大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疾厲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



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誅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

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謀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秋稷百日不執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衛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衛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衛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衛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典豐五穀典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儆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桓



管子  
卷之三  
三  
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筭乘馬之數矣桓  
公曰何謂筭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筭  
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  
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  
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  
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  
穀准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  
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筭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  
卷之三  
三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筭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筭乘  
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  
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  
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筭故開闢皆  
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  
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  
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  
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

管子輕重二



管子 卷之五  
度焉。則民被刑。侈而不從於主上。此策乘馬之數  
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濇。重則  
見射。此關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  
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  
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  
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  
地。田策相圃。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  
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  
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

賣子數矣。猛殺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

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  
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  
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  
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木。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  
狗。後無礎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  
平國策也。今至於其亡。策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  
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  
不知其失。諸春策。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民無檀  
賣子數矣。猛殺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



高下。穀獨畧獨賤。桓公曰：何謂獨畧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美乘馬之數也。

管子輕重子

管子卷第二十一

務

管子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修，衣服不衆，則

管子

卷二十一

類稿



高下。穀獨畧獨賤。桓公曰：何謂獨畧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美乘馬之數也。

管子輕重子

管子卷第二十一

務

管子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敎我曰：惟蓋不修，衣服不衆，則



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冒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纖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

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困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

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壞辟舉。則民留處。倉廩

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

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

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絲素滿

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士勝岐畧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

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

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員海之利而王其業桓

公曰何謂正鹽筴也正稅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

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少半猶少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

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鹽百升而釜鹽鹽十二

一一十斤十分之二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

七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量爲釜當米六斗四

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張釜五十也使鹽官稅其鹽

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鹽升加一張釜百



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六計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馬筭之商日二百萬。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對而立筭以計所稅之鹽。一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其稅款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五十鍾。十日千八百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

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置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大鍼謂之釵。若鑽耕者必有一耒。一耙一鍤若其事立。大鍼謂之釵。若鑽耕者必有一耒。一耙一鍤若其事立。大鍼謂之釵。若鑽耕者必有一耒。一耙一鍤若其事立。





管子 卷第十三

者輶羊昭反輦居王反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  
擊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鉞之重  
加一也。三十鉞一人之籍。籍之重每十分加一分  
籍行三十鉞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強而刃之。耜鐵之  
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強而取之  
則一農之籍。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備重然  
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  
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

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僻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吾國爲  
亦無山而假名有山。僻鹽於吾國爲。籍於吾國爲  
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今彼壁  
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我未  
則今吾國鹽官又出而權之。釜以百錢也。我未  
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  
加五錢之類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  
也。推猶度也。皆爲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

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疾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實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其求也。租稅者，在農曰租，在商曰籍，在末曰稅。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在商曰籍，在末曰稅。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

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

孔者其兵不誦。利與兵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

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利也。

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

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

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



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力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取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一以取愚者有不廢本之事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銀銀幣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量委

委種也

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

計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

於食者謂家富之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人有若

于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

有所并藏也

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

則家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然則人君非能散積

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乏聚鈞美也

本趣耕本謂務農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刑門制其輕重雖錡弊無

限極而與人共使衆富優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壞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

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緡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簠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



賈者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春賦以歛糴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興之  
繅制方夏農人闕乏亦  
與與之約取其報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  
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  
矣商富人不獨得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  
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  
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  
故五穀之委可與  
萬物爲敵其價常不調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  
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  
萬民無獲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庶籍謂之毀

成小曰室大曰廬音武

是使人毀壞爲室

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詳

反

稅牧養也

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

以正人籍

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

以正戶籍謂之養蠶

蠶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登其籍則

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  
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

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

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殺糶糶石二十錢則大男  
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



按古之石准今之三十三升三合平歲輸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豫寧輕重之間約數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稽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也委所委積之物也逐歲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徵於人但嚴守利義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賤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賤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

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衝處壤削少半萬乘衝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歿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繁彙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減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





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歛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王起於禹。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

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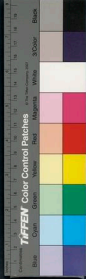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宮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鄉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若干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古莫反之

終歲人已水被之後餘水若干別羣軌相壞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壞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鱉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木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水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



子。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賁織帛。苟合于國奉。

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突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賁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賁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



擴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贖國為之有道管子

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

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謂田功也泰夏民之

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泰秋民令之所止

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

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

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

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

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

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廩藏也言四時人之

未相器械種糧食必取要已廩之矣泰春功布

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壘箕勝籬扇稷若干日之

功用人若干無費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扇稷公

衣功已而歸公永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

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

飲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策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貨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瓊之牛馬滿齊衍。請殿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殿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

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貨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貨。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宮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者為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



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蔡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

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叁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叁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粟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廣適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與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執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

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標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敵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蓄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薑菜百果使蕃茂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既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

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擇而吝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殿屏萬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美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



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

君棟

羊亦反或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殺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楛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集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

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答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平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筭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楛闕而得龜者

楛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





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桓公

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

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儀置君請起十

乘之使百金之提提也提也提也提也命北郭得龜之家

曰賜若服中大夫或也中大曰東海之子類於

龜東海之子其大如龜假言此龜東海託舍於若

金勞若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

秦秦也一日而覺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

為寶貨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

曰無貲富人所謂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崩下以意

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

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皆致下以假子之邑粟

即家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

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

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賦也還四年伐孤

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獻

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

制中二齊之壞筴也。用貢國危，出實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

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

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

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

則俸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俸賤，梁聚

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

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

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歿君，農夫夜寢蚤起，力

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



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  
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  
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  
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  
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歿幣輕則  
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辛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  
殺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  
勇士輕其歿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

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實服名  
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  
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  
也秦之明山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  
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  
屬也今國殺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  
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  
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



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

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

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

國之廣狹肥瘠皆由地質之厚薄與人之所食多少

則必積委幣委高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

萬鍾之藏藏銀千萬千室之於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銀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

公錢即積秦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君下令謂

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

於上者其一穀價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時幣

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解也則魏李裡行平糶之法上無糶三捨一中熟糶二捨一下熟中分之益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准耳

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



穀以市橫管子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秦秋田穀

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欲寂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

民之三者歸於上矣。管子當春穀與之時計其價以

此令本意欲其穀入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

無幣請論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

爲國策。管子相因若春時穀與之時之化舉無不以

術權。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

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

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

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

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管子重流謂嚴守穀

而天下不吾洩矣。管子洩散也。吾被重之相歸如水之

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

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

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

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

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

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策。守一縣以



一鄉之筭。守一鄉以一家之筭。守家以一人之筭。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筭。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筭。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窮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

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筭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二在下。復筭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





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鬻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

民不得以織爲緜綃而鯉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威始桓公曰何謂用威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八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



此王者之大幣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  
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  
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殺之多寡若干殺  
之資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殺之重用幣若  
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  
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所謂乘馬  
馬者臣猶實也策者以  
幣為幣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  
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殺資在上

幣貨在下國殺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筭也

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

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  
幣二千五百家為重為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  
千五百為

為州齊魯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請

領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筭出於殺軌

國之筭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  
所給皆與之幣則殺之價

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殺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

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

負公家之債若未招種稜之類者官司如受器用  
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殺  
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  
之本音推押富商兼井之家區塞利門則與奪資



當悉由號令然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  
可易為理也皆枉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  
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  
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  
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  
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筭  
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筭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  
齊直事若其事唐園牧食之人養稅不失扞殂者

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齊合游者謂之無  
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  
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  
用之地因捫牢筭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  
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  
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  
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  
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



傷水洩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  
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  
五勞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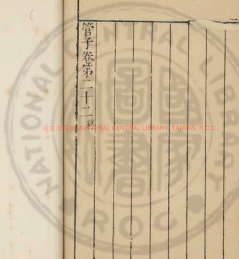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  
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  
時行罰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準故曰  
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  
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  
止王者鄰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將歿其所君

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卷第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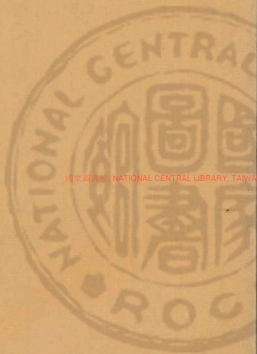
終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玄齡注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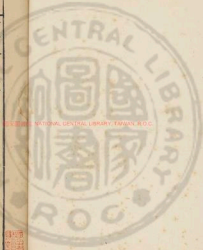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

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



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適移輕重。開閭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列其堯而樹之。吾謹

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鐘。矛。戟。是虞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



雍狐之戰，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銍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

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滄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



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賈羅之數武王既勝殷使羅羅巨橋倉在今廣平許州開歸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說此或名爲人節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戰十二民舉所最粟也亦言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糴

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子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麥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蕘薪煮泔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



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  
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  
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粟。毋得聚廬而煮鹽。  
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  
南輸粟。趙宋衝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園之本。其  
用鹽。獨重。君伐道。新煮。涉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  
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  
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

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賈。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  
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  
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  
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  
齊衝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  
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驥驥黃金。然後出。今有  
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  
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其工之王帝共工只鑿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蓋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澤也一說謂水草叢處曰沛遂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者北用禺氏之玉

禺氏西北出

南賈江漢之珠其

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

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

也以大大陸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桓公曰何謂

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伋

方魯公子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爲裘卿大夫豹飾

季友之類卿大夫上大夫列大夫豹幘列大夫中大夫也禮也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

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

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



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言堯舜皆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筭陽也壤筭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

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  
身以累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  
身以累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  
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  
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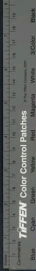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  
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  
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富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其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雞厭而去賈人受而糜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

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靡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殺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賞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道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落賈賈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



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聞市朝聞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窳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筭也鹽鐵二十國之筭也錫金二十國之筭也五官之數不籍

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減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買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買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



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減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實，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孺磻，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登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



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其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挺垣搖鎗，鑿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

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上下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



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  
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  
十日出克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  
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  
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  
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  
衣衾三領木必三十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  
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  
者長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  
蕩遊不作老者讎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貧之國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  
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  
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  
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  
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



賣其子三其木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或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導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慚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數焚沛澤猛獸衆



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數焚沛澤不益  
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  
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  
用五家而勿蓋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策  
童山竭澤益損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

一云此後作  
管子對曰  
管子對曰  
管子對曰  
管子對曰

以爲民饑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  
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  
之壤滅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  
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  
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

管子

管子

管子



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譯晨樂聞於三衛足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奔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窮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久而不葬者

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杙夏不束柎以觀凍溺狍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





湯以夏桀  
之亂伐桀  
而得天下  
管子曰  
湯以夏桀  
之亂伐桀  
而得天下

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飭戰准戰流戰摧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效事之後曰吾國者衝處之國饋食之

桓公欲賞效事之後曰吾國者衝處之國饋食之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與夾扶傷如狐荼首之孫仰傳戰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買積餘藏美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美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買取之子與之定其



券契之齒。金銀之數。不得爲侈。弁烏。困窮之民。聞而糶之。釜錘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若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救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與歿扶傷。歿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歿。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微甚重。重籍於民而賽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今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微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箠。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歿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



損民之藉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巨軻若禮切者，而重藉於民，奉繕

工，而使弓弩多巨軻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鶴鷺

之舍近，鴝雞鷓鴣音之通遠，鴝鷓鴣之所在，君請式

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

起人。三月解芻，弓弩無巨軻者，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鴝鷓鴣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道

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鴝

雞鷓鴣，彼十鈞之弩，不得業撥，不能自正。故三月

解芻而弓弩無巨軻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

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

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

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

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

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評議因權事之圍大也。王



者乘勢。聖人乘勢。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菹。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鱣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鱣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齋。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

風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

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



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  
今北澤燒莫之積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菑  
大曰薪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備邦夏有以決芸此  
小曰菑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廢  
織之畔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  
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輪千鍾之家不得爲  
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桑菜若此則空園有  
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畔有所得其手蠶之功唐園

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  
渠辰之鹽燕有遼東之菘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  
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  
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  
毋耕而食父母織而衣今齊有渠辰之鹽渠辰齊地水  
所入海之鹽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辰之鹽請君伐蕘薪蕘薪枯曰蕘菘  
沸火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



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  
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  
冢墓理官室立臺榭祭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  
庸功而煮鹽北海之東謂北海莫鹽之人本意禁  
大夫聚飲人亦禁其聚飲爲推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  
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  
陽彼盡鎖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  
無遠銷  
而食國與用鹽獨其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  
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

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質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  
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  
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  
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  
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  
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  
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  
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買人乘其



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  
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道  
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  
也管子對曰山林道澤草萊者新蒸之所出犧牲  
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  
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  
交股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  
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強若此則絰絲之  
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

相次日獲麥次日薄羊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  
大雨且至趣芸壘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  
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  
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  
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費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  
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成  
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  
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



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禾屨農夫糶其五穀二分賣而去是君朝令一怒而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凶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願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適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美而不息貧賤解





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今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血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

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糜日虛十里之行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



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  
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  
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  
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  
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  
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  
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  
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策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

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怒然擊金士帥然笑捫  
鼓從之與歔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  
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  
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  
士不歿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  
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不得弟其弟妻  
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  
能成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阻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攻於天下而傷寡人

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

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又皮旄他或切旄服而

以爲幣乎禹氏不朝請以白壁爲幣乎蜺喻之虛

不朝請以瑇瑁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

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

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

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壁也然後八千里之禹  
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瑇瑁琅玕也然  
後八千里之蜺喻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  
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玄齡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  
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玄齡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  
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

管子卷第二十四  
輕重十四



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疎，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殺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塚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塚三百有餘里，仇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智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

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大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塚列也。

武王問於葵度曰：「負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籍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葵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楛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而衡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木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衡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勿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一鎬一推一鍤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鋸一釘一鑽一鑿一錘

奇休切

一輶然後成爲車

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篋一錘

時情切

然爲女

請以今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餘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壞數管子對曰河於諸侯畝鍾之國



也。饋則平。山諸侯之國也。河壑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飛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壑諸侯。賦鍾之國也。故穀粟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欲薙藏菜。此之謂豫飛。桓公曰。壞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賦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鑄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鑄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作戟。程諸侯。五釜而得作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

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凶君廢其所宜得。而欲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上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凶。待五





殺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

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洳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父一畝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



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竊戚鮑叔照朋易牙  
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  
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二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  
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  
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  
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  
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  
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  
金言能得者墨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

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  
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  
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  
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  
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  
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  
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  
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管子  
卷第三  
防之戰路足矣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成列陳可以反  
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  
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  
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  
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  
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令富商著  
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  
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

防之戰路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戚國  
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道萊鹹鹵斥澤山間環墾  
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  
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  
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是與天子提衡爭  
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



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

屯戍也發師置屯人有樂者則不行

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四斗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

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

困丘論反

窮力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

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

焉挹損謂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其幣當也謂

使無券契之責命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謂曰債

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

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

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

賒若此則道萊鹹鹵斥澤山間瓊壤之壤無不發

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

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

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

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

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



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  
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  
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  
大夫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  
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  
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  
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

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  
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  
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  
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  
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織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  
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  
中，女事紡績緝纒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  
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  
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



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

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

使其牆

三重而門九襲。

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

因使玉人

刻石而爲壁。

刻石刻其齒石。

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

丁仲反。

四千。瑗中五百。

好倍肉曰瑗。璧之數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

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



石壁者。形弓朱子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不得入  
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  
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輪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  
天下天下財物澆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  
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  
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  
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  
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  
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  
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  
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  
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  
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



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聞。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沮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質賦者。皆以鑄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盃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鑄枝蘭鼓。其買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俾邦。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



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祭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局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莛之於萊純緇縞綬之於萊亦純緇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暴莛空周且欲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夫蒸莛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廬而糶賤也

豐廬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糶為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銀二十也

合曰銀烏俄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銀二錢也請以

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若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

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案所行權術因快而發非爲管  
道故刻爲云備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衛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  
孟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  
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  
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  
求強謹繇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  
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  
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圖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  
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  
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  
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  
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  
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  
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  
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



中曰。昔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取粟。布帛。文采者。皆勿致。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絺。簪。答。餘。林。齊。鍾。鼓。之。聲。吹。笙。篪。洞。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

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

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

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或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



惟繆數爲可耳。繆說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今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表，未也。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亦以資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今使者資石壁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今曰：寡人聞之，詩曰：懼憊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呼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桓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

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費，故國中大給，呼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決瓊洛之水，通之抗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靡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



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酷之汁肥，流水則蠶吐  
巨雄，翦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  
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  
列，投蠶地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  
翦燕小鳥被於墓，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  
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袞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  
帛布絲績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今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  
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  
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  
起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  
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績不治，內  
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績之賈，安得不賤？桓  
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



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  
市有新成園京者二家大園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也壁石壁也聘問也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  
之舍其作業而爲園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  
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園京者二家  
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  
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園  
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穀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  
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  
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  
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  
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  
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  
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  
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



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簞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蕞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簞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簞於系未爲系簞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簞是故簞於布則

撫之系簞於穀則撫之山簞於六畜則撫之術簞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簞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簞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簞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





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費，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葷臠，民食之，無茲閼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數，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



十菑。韓十七。淇。瓠。三江。鑿五湖。道四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數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卷。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蟹也。齒之有唇

也。管子古解字音。凡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

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織。徒吳反。織之厚者謂之緹。公

服緹。今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緹矣。桓公

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

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

爲我致緹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爲梯。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綖緇而踵相隨。綖，連綿也。緇，息車殺鬻騎，連伍而行。反言其車轂列反緇丘喬及往來相蓋而馳東西。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梯，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賦正。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梯，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糴，十錢。齊糴十錢。糴，十錢。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闕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菜之園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以其不肖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塗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二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賈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資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賢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



變六月而壹見公畧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畧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幣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賈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賈買齊



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  
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  
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  
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糶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  
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月修糶五月  
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  
衡山械器盡奪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  
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  
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  
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搢玉總帶玉監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  
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  
期年教民樵室鑄鏡墮竈泄井所以壽民也邦未

摠懷銘銘又摠權梁纆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  
且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  
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  
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  
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  
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  
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  
號曰祭旱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

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  
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  
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  
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  
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謀大臣。毋斬大  
山。毋戮大行。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  
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





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成祭也。天子之所以異尊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未孰。

天子祀於太室。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指玉總帶錫監。吹埴鹿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糝。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



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其械器趣蒞人齎糒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劑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養氣陽陽宜歿者生宜蓄者鳴不藏之害

也張帛當弩鏡擣當劔戟獲渠當脅軻蓑笠當田鉢櫟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吳郡顧 擇書

顧時中 章 掖

顧植 劉廷惠

何承德 章 扞

顧賢 何承業

吳丙初 顧文

邑人呂 廉 全刻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